



千秋金鑑錄

唐張九齡著以上玄宗者明姚福曰張九齡識祿山有
反相其知人可謂明矣而其千秋金鑑錄末章載韶州
有儂智高狄青事不至三百餘年悉如目覩是九齡亦
通術數也然載之私書固無妨而以獻君則未免啓人
主好圖讖之端或今之所謂金鑑錄者恐是偽作因張
公有知人之明故附會其說哉

史傳化

宋州白帛通版
又金石跋三通

皇明皇明開國功臣錄三十二卷

明史三十一卷

明定遠黃金良貴輯自序畧曰胡元亂極我聖祖起而定之。汎掃腥羶恢復綱常揭日月以重光闢乾坤於再造。實惟諸臣輔之相與運謀效勇戮力征伐其克南服取中原僂大憇殲羣雄摧陷廓清皆其功也。誠宜備書以昭興王之盛。迥邁千古而乃一無論譔何耶嘗聞諸臣功能國史甄錄殆備金匱秘藏莫得而窺識者慨焉。惟諸臣濠產者首赴義魁望異能者多故大封元勲上公通侯咸萃降而列武功爵天下莫不。故論功臣濠為盛廬次之。出他郡者又次之。此亦大較等第而已。夫國勲皆所願述。惟濠帝迹所始。金生於斯。溯源思功。史不

可見矣。存之郡乘者。又不能什一。欲攬撫成一家言。無所依據。金不揆閭閻。窮力博求。曰制誥勅碑記誌銘序贊表傳。得之於諸籍。若諸世家曰御言行軍事畧券文贈言家乘行狀。得之於其後裔。史論得於學士大夫。博聞得於故老。外是祀典以稽國志。以參而土冊。互以考爰自侯王以下。凡得若干人。隨所詳畧。隲括之。爲列傳三十二卷。名曰皇明開國功臣錄。聊備一野史耳。辭質事核。一代君臣之所爲。遇王業之所由成。可概見焉。傳之同志。非但雅資聞識。其間一二可採者。上諸史局。亦或有裨採擇云。弘治甲子三月。

翰林侍講餘姚黃珣曰。定遠黃君良貴。生於龍飛之鄉。

及諸公遺澤未斬之際。慨然有作。攬撫搜羅。發微抉隱。自徐魏公至指揮李觀。凡得五百九十一人。爲錄三十二卷。履歷緒業。一覽而盡。將以傳域中而慰地下。可謂知本者矣。昔炎漢之初。蕭曹張韓之功。非不偉然大也。非司馬氏述而傳之於武帝之世。其後班固之史。何所考焉。蓋紀事之籍。近則詳而實。遠則畧而失真。愈遠愈失。其蔽也罔然。則黃君之作。所謂近而詳者也。他日有班固氏作。而求遷史焉。吾知其必是書也。君名金。登甲辰進士。歷官吏部郎中。廣西藩叅。致仕。此其家食時所脩。可以觀其志矣。正德丁卯夏五月。

國朝名臣事畧

明史二十卷

明謝鐸著自序云曩予病廢無事既為皇明鏡歌以贊詠我聖祖之功復取諸臣之謨謀勲伐行業文章足以上裨一代太平之治者粹為此編以誌仰戴之私未幾以史事召至京有示予國朝名臣諸贊者益得見所未見因取其在永樂中者曰別集又取熙宣以來至今日者為後集而以舊所萃者為前集乃總題之曰國朝名臣事畧而各著其實於篇

皇明名臣言行錄

明史四卷又理學名臣言行錄二卷

明豐城楊廉方震纂集凡二卷其自序曰近年彭刑書

鳳儀有國朝名臣贊錄自謂錄做朱子宋名臣言行錄

然或者議其所收太狹而廉則惜其於諸公事蹟限于

人載一篇而止未嘗兼取博采悉如朱子所編之法似

覺有所未備於是廉不自量輒于暇日繙閱國朝諸家

文集與夫記事之書于凡諸公之言行一以竊取朱子

之法類而聚之所愧聞見寡陋率易成之而于朱子之

所謂掇取其要者有未能焉矧朱子書論者謂其不

特記諸賢之言行而已而于國家盛衰之故隱然備見

語及于此則豈廉之所能窺其藩籬哉彭本贊論謹嚴

悉以采入原所收三十一人今增至五十五人云

近代名臣言行錄

明史分前後集各十二卷

明海鹽徐咸纂集凡二卷其自序曰我皇明名臣昉於

莆田彭公鳳儀錄贊後泰和尹公正言有通錄豐城楊

公方震有言行錄莆田林公從學有補贊述作多矣而

近代名臣固未有錄之者咸不自揆通加搜訪共得四

十八人亦為言行錄是皆我英憲孝武四朝之所培植

者雖其事功所就不無大小之差然志行風節才猷學

養充養磨勵卓爾不群皆足為士君子立身立朝之法

程也載籍既寡識見復庸僭妄漏畧之非知不可遺錄

未盡者尚有竢於續考云

咸再識云予錄近代名臣四十二人刻既成或有謂商

公輅之忠亮。秦公絃許公進之剛毅。劉公健謝公遷之
重厚。李公東陽王公鏊之文學。劉公忠王公雲鳳石公
瑤之方正不阿。皆表重當世。他如儲之介。林公泮
之廉。羅公玘之直。魯公鐸之淳。亦不易得。又有謂張公
元禎之學際。而詘於讒。鄒公智之氣智。而厄於歿。雖皆
未究其用。固所謂天下士也。錄宜無遺。乃復考論得商
秦許王張鄒六公。附於各卷之末。通前共四十八人。餘
則未能盡知。非敢有去取也。

海鹽鄭曉跋曰。或有問於余曰。東濱先生之錄。近代名
臣也。傳乎。余應之曰。傳矣。夫自陸呂蘇宋以來。述名臣
者。率誦言其媿。而瑕瑜之義微矣。宋南渡前諸名臣。如
范平章竇內翰者。既已變面事讎。又碌碌不能發明功
名。以自顯於世。而晦翁有取焉。取人與律已異也。我朝
八開史局。往往焚草液池。雖廟堂纓綬之士。且不得覩
而況鄉徼儒生乎。東濱斯錄。博而確。善善而不諱。何言
乎其不可傳也。然余於斯錄也。未嘗不三太息焉。建文
諸臣。自附於夷齊之義。受禍不忍言。東濱以為發凡自
近始。弗錄也。即近如陽明。及見素。靜菴。五六君子。其綱
常社稷之功。風節政理之蹟。皆斷然不可泯滅者。東濱
以為公是公非。弗久弗定。未錄也。錄之裕陵景皇間。距
建文未五十年。士大夫堅心正氣。葆植未完。以故土木
之難。倉皇死事者有矣。未聞皎然死節。如所謂南朝李

侍郎者見錄於東濱也。嗚呼！君子於斯錄也，可以觀世矣。何言乎其不可傳也。

皇明名臣言行錄新編三十四卷

明常熟沈應魁文仲輯前集十卷徐達至劉實五十四人。中集七卷羅倫至陳茂烈三十一人。後集九卷彭韶至許遠三十七人。外集八卷郭英至薛蕙四十七人。共一百六十九人。沈序曰：遷固歿，天下無世史矣。紀錄多，天下無信史矣。雖然，猶愈於無書也。名臣言行錄者，自宋文公朱子始也。編分彙萃，文獻足徵焉。嗣後學者，鑽異同，撫聞見，則恆規摹之。如李幼武名臣續錄，元好問金君臣言行錄，蘇伯衡元名臣事畧，此其選也。明明國朝，俊彥雲興，五祖六宗之所葆植，祥星喬嶽之所炳靈，或以節行稱，或以勲業顯，或以理學稱，或以忠烈著。

或以文章鳴濟濟乎。皇皇乎。即九官十亂。四科諸賢。莫得而讓也。二百年來。諸所紀載。如彭公韶之錄贊。尹公直之通錄。楊公廉之理學錄。林公塾之補贊。徐公咸之近代錄。袁公表之獻實。嘻。其備乎。然史罕實錄。大都取信於誌傳碑文。家乘野記之書云爾已矣。余自弱冠攻文。羹牆往哲。疑殆良多。仰思一校讐之。未暇也。乃承乏閒曹。討論是習。時從耆老先達。相與質難。厥義多所發明。稍為蒐輯補逸。芟繁舉要。稽厥年代。詳厥履歷。因文潤色。以便覽觀。僉同者。總為三集。而各異者。亦存之。別為外集。以備載筆者考焉。舊錄之外。無增入焉。不敢專也。或曰。子雜理學錄於名臣中。得無混歟。予謂學一而

已矣。多岐異趨。道之醜也。故太上立德至矣。其次立功立言。三者雖有倫序。交相發者也。所謂體用一原者也。名臣者。力此而已。庸能外理學而別立門戶乎。聞諸先正曰。善學者。審其真偽而已矣。如其真也。則何名之足云。余所錄者。遵朱子之法也。何敢畔焉。或謂建文諸臣。自附夷齊。而子獨遺之。可乎。予曰。何可遺也。彼皆志義臣也。而數竒若是。是則可悼焉。其皎皎大節。野史紀載之侈矣。而文皇帝亦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大哉王言。後世莫得而諱也。昔楊文懿公守陳。嘗欲昌言於朝。請入史筆。而竟未及上也。時也。蓋有待也。而姑以存諸別傳。茲不錄焉。或曰。錄固靳此乎。余惟末學。尠聞入耳出

口天祿子雲之書不得覩名山子長之遊弗獲從近代
王公守仁以氣節勲名含冤投杼余略采其事似為未
盡又如楊公廷和之毅羅公玘之直為公鐸之博大楊
公廉之儒雅羅公欽順之理致呂公柵之純正舒公芬
之鯁介諸所遺者尚多於其所不知蓋闕如矣殺青甫
就圖廣厥傳經年俸入悉畀梓人而端溪王公涖政者
堂遂亦捐俸助之方駕前修嘉惠後學甚盛心也鐫諸
家篋用昭景行如曰續編尚俟來哲嘉靖癸丑閏三月
吳郡沈某撰

琬琰錄

明史作補輯名臣
琬琰錄一百十卷

明僉都御史華亭朋石楊豫孫幼殷著松江府志曰嘉
靖丁未進士授南考功主事轉禮部祠祭郎中擢湖廣
提學副使陞河南參政入為太僕少卿改太常時徐文
貞當國引豫孫暨陸莊簡公自輔凡海內人物國家典
章悉諮而後行出巡撫湖廣踰年卒于官年四十七所
著有經史通譜歲史藝文作史歲琬琰錄詩文集若干卷以
無子遺稿多散佚云

皇明名臣琬琰錄

明史載楊豫孫補輯名臣琬琰錄一百十卷

明王世貞輯小序曰始江陰嘗刻皇明名臣琬琰錄起

洪武至成化諸名公大夫誌銘傳狀備焉其稱名緣宋舊也成化後不復傳又於時亦多挂漏者予乃與楊祠部豫孫益蒐之其後予宦游所得為最多以至武弁中璫之貴重者與布衣之賢者亦與焉為人以千計卷亦過百予少則已慕稱先名公大夫之業顧不得探石室窺國家之藏其流之人間者間一二寓目焉而未敢憑也夫琬琰家史也國史人恣而善蔽真然其敘章典述文獻不可廢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然其徵是非削諱忌不可廢也國以草創之野以討論之家以潤色之庶

幾乎史之倪哉如其筆削以俟君子

明史載王世貞嘉靖以來首輔傳八卷名卿紀蹟六卷

皇明內閣行實八卷

自永樂至正德

明豐城雷禮輯總論曰相道有關君德尚矣天造不論

文廟入正大統其宥密之臣悉出親擢固皆世之良也

解大紳以少年竒才受知高廟舉施政所宜直述以聞

援証不下萬餘言皆天下之大計晚遇成祖叅謀密勿

承御注蹇義等十人品論確有定見其陰寢邱福等邪

謀以定仁廟有功社稷大矣而竟爲漢庶人所誣惜也

胡若思入閣逾年出掌成均然以身率教人才翕然從

化朝廷有大制作若纂修實錄及永樂大典天下圖誌

諸書皆爲總裁亦云不負所學矣及車駕巡北京征北

虜則胡文穆金文靖楊文敏是從輔儲監國總理庶務

則黃文簡楊文貞是屬未幾胡以年奪黃以罪困繫洪
熙以後文簡文靖文貞文敏皆職官保陰忌胡解蒙解
死有力之詬不容于時文靖堅立名節溫裕有容而方
用謝世厥施未融惟文貞文敏二公歷事四聖為國著
龜其在文貞輔亮東宮保全趙邸止朝覲官領馬之非
減惜薪司炭棗之費請復弋謙之朝疏免仲成之獄表
暴儀智之賢存恤昌隆之後甄別中外之才處置南北
之戍與夫封識啓白之謀易服用樂之辨亦幾於以道
事君者矣其在文敏運籌帷幄折衝千里止老的罕逃
歸之師全驢駒河乏食之卒解夏原吉柔姦之誣寬李
時勉賣直之謗發都御史劉覲之貪平漢庶人背叛之

罪諫調江西之民兵處置甘肅之降虜與夫邊將之強
弱才否四夷之順逆委曲邊境之遠近險易靡不備知
亦可謂文武兼資者矣之二公者勲業之大亦既焯著
海宇而或者乃謂文貞正而不譎文敏譎而不正是未
可知也張瑛陳山以舊寮入相然寡學多欲昧於大體
宣廟薄而出之其人弗足云也楊文定起困踣之餘謙
虛好學保大以貞其所上疏請早開經筵預擇講官論
發戍悉從南北所宜誠老成體國用能與文貞文敏齊
名蓋自永樂以後正統以前宇宙宴然坐臻太平者三
公不為無力也三楊物故王振竊柄陳芳洲高文毅苗
文康馬襄敏曹文忠張文僖諸公不能正救其間遂有

己己之變。將時運使然歟。抑委任權力殊耶。景泰監國。陳高當軸。高文毅彭文憲。江淵蕭鑑。王一寧。王文相繼入相。然彭以憂去。江蕭無所建明。王一寧進由內豎。王鉞所薦。踪跡鬼昧。王文阿附。王振久玷司憲。乘國是未定。復貢諛營進。沮迎復而不遂。敢易儲以無君。使鍾同輩不得其死。罪冠諸臣矣。陳芳洲初疏陳諸事。力救張楷。陳祚暉有時名。及易儲之事。不能秉國之是。豈所謂患得患失者耶。且怙權剛愎。不能容物。其子瑛入試。不第。與王文誣奏考官劉儼黃諫峻文深詆。又何險也。高商二公雖模稜其間。小枉安焉。然都御史楊善迎太上皇歸。高文毅奏禮宜從厚。抗顏不屈。商文毅正救南內。

事而指揮盧忠。不得煽其禍。是所蓋已多。會景泰不豫。諸公慮左右生變。密謀俟時。復立茂陵。言未及進。而奪門之兵啓矣。徐有貞當國。步危疑之秋。首倡南遷。爲清議所鄙。既乃易名冒薦。以治河功進職。司邦憲。遂附石亨輩。貪天功。以封爵入相。殺于謙。并貶陳芳洲等十數人。干動天象。彗出星變。日暈數重。經月不息。未逾稔。有貞亦爲亨所嫉。而出之。古云出爾反爾。其然乎哉。許彬老不足恃。英廟燭之明矣。薛文清學有淵源。多所自得。岳季方抱負經濟。有古豪傑之風。遭曹石不靖。薛以幾去。岳以直竄。豈往來昭昭者。不可測云。李文達之際遇。千載一時也。吁。俞籌畫動中事。幾槩其大者。如消中國。

之。崔靖曹欽之變。褫迎駕之爵。停采柴之征。罷官校之緝邏。杜邊臣之貢獻。止汪后之殉葬。赦建庶人之幽內。煌煌盛美。未易枚舉。亦中興賢相也哉。呂文懿彭文憲與文達同相。陳莊靖亦繼入相。然文懿早世。厥施未究。迨憲廟嗣位。文達以元臣在朝。謨謀毗益。故成化初政。如指揮門達之謫戍。大平侯張瑾興濟伯楊琮之奪爵。少保于謙等之復官。賜祭改葬。一時反正之功。卓矣。莊靖正體多達。而勲德未昭。文憲代文達首相。多所條陳。其論正名分。均恩愛。崇正道。謹命令。清理三營草場。退減勢豪莊田。請宣見大臣。詳議政治。乞戒勵各官。勉修職業。諍太監劉永誠之封伯。定慈懿皇太后之祔廟。亦

無愧於補衮之缺者。劉文安蜚聲翰苑。三進讜言。援古証今。理明氣壯。及入相。再上密疏。皆濟世宏猷。未及設施。以沒。將造化靳其才而嗇之也。耶商文毅既廢復起。懲艾思奮。其所建白。曰。番僧國師不得重給符券。曰。四方常貢不得外受玩好。曰。許諸色人直言自達。曰。分遣部使以理冤抑。曰。停不急營造。曰。實三邊軍儲。曰。守綠邊關隘。曰。增置雲南巡撫。悉剴切時宜。他若撤去西殿。力諫皇莊。罷造玉皇殿閣。停採楚蜀木材。復景帝之位。號定儲貳于西宮。亦庶乎杜稷臣矣。既文憲物故。文毅去位。于是汪直凌橫。威擬至尊。中外縉紳。卧不貼卒。時萬文康首相。巧宦媚上。冒籍戚畹。嫉侮忠正。深于仇讐。

保養姦回。切于骨肉。結萬通。繼曉李孜。省輩以陰爲之。援而又斥。逐鄒智吉人輩。以陽張其勢。自古權雄禍人家國。不是過也。佐以劉文和。劉文穆。彭文思。尹文和。相煽以騰。洪忍希世。矧責其翼德。秉亮。光昭大業也哉。孝廟登極。更化圖治。文康文和輩。斥不復留。特起三原王端毅。柄政銓府。故耿盧氏。張華亭。李襄城。馬鈞陽。彭蒲田。何盱江。周陽曲。倪金陵。皆豐芑。教世之培植。海內所慕望者。而皆引列政府。雖文穆尚留內閣。挾私懷忌。每有所軒輊。而王公亦不少屈。蓋得人之效。在六卿矣。徐文靖。天資寬厚。行應表儀。賴聖明在上。名卿協力。坐享太平之休。邱文莊。博極墳籍。潛心著述。所補大學衍義。

諸書。亦既登之大內。權衡百度矣。而見于功業者。僅若此。何哉。劉文靖。李文正。謝文正。中年入相。遭逢孝廟。宣詔咨訪政治。時劉謝二公。方重不倚。李文正文學淹貫。時資獻納。不幸天不純祐。龍馭上賓。海內士民。至今追思遐咏。而不能已。武廟嗣統。劉瑾等。依憑春宮。宿愛蒙蔽聖聰。倒置威福。虐焰橫空。縉紳凜凜。時司徒韓洪洞。首倡府部科道等官。伏闕抗章。請劍必殛。劉謝二公。亦力主之。幾悟上心。而焦芳希圖入相。反爲內地。用是愈無忌憚。手握口銜。恣其播弄。而正人盡竄。復矯詔指劉謝二公。與韓洪洞。張安福。林闈。縣諸公。爲朋黨。班示天下。而焦芳遂由冢宰入閣。表裡爲姦。凡變紊成憲。桎梏。

成上杜塞言路。酷虐軍民。皆芳導之。時有劉宇曹元者。媚竈績貂。咸溷政本。芳為之與援。繫後公卿。歛遜靡靡。難觀論者。咎李文正累朝元老。不免中立之譏。然逆瑾狎視公卿。每陽敬文正。則正人有賴亦多矣。王文恪博學弘詞。蔚然人文所宗。顧政歸帷幄。佞倖而奉身勇退。大臣之義固如是哉。及逆瑾伏誅。天下更始。若楊石齋。劉文肅。梁文康。靳文僖。以後諸公。其得失係于一時者。昭不可掩。其是非定于萬世者。固自在也。今聖天子在上。敬天法祖。納諫求賢。凡可以生養斯民者。無所不用其情。中外士民。喁喁然思見唐虞三代之治。苟簡自當。寧有不一心一德。以贊嘉靖之治。寧不負聖明委任之

意哉。夫自設立內閣以來。至于今百數十餘年。三楊以後。文達中興。然律諸聖賢。尚有遺論。由文達而下。可數也。嗚呼。惟良其艱哉。

國朝列卿紀一百六十五卷

明司空豐城雷禮纂輯侍御同邑徐鑿校梓雷禮自序
曰我明混一區宇設官分職初襲宋元舊制設中書省
秩正一品御史臺秩從一品與大都督府為三大府省
設左右丞相及平章政事左右丞參知政事臺設左右
御史大夫及御史中丞其六部尚書屬中書省秩正三
品自洪武十三年革中書省丞相等官陞六部正二品
衙門各分職掌不相混壓又改御史臺為都察院秩同
六部并定通政司大理寺俱秩正三品號為九卿又定
詹事府太常寺京兆尹俱正三品光祿寺太僕寺俱從
三品鴻臚寺正四品國子監從四品翰林院尚寶司俱

正五品十五年又倣古置殿閣大學士秩同翰林學士
永樂初年又設內閣備顧問其品秩不拘惟其人歷宣
德以後因各處事關糧儲軍務河道等項窒礙難行又
設總督巡撫等官初部院堂上官各以才遣至景泰定
為都御史其內閣并各部尚書及左右都御史有勛德
茂著者加太子三少進三太至三孤而止蓋昭代命官
之制非漢唐宋以下可比擬而名德老成相與攄忠殫
慮建鴻鉅之業者亦前後相炳耀雖間值懷奸挾私者
有所軒輊而體統相維得以更化善治 泰來之慶於
無疆於此仰戴規模宏遠綱紀丕振直與天地同其久
長也予叨祿於朝思景前修以盡職守因查自國初啓

運至嘉靖四十五年終凡文臣歷任中書省御史臺及
殿閣部院府司寺監各堂上官并各處總督巡撫循世
系錄為年表俾居其官者鑒已往之得失知所以勸懲
焉庶仰副朝廷建官之初意而於治道所係固不小云
少詹江寧顧起元序曰國朝設官分職在內莫重於列
卿之署二百年來名公鉅儒所以矢謨陳力圖事揆策
佐上總攬萬幾毗贊六典者不可勝紀夷考其人有以
刻厲而永終譽有以建白而奏膚功脩諸已奉為典刑
守諸府存為故事又或得失一時是非千載音徽未往
法戒具存誠舉其遺事而臚列之固考政者之樞機當
官者之著蔡也第金匱之藏焚草禁林秘不傳外而官

之志錄析在列署家之譜牒散在四方遽未易睹即吾
學憲章諸書網羅云備其於列卿之業沿革創承遷代
首尾固未詳也若野史稗官雌黃馮臆昂抑失真盡信
不如無書矣士大夫欲咨故實以為法戒其何由哉豐
城司空雷公在肅皇帝朝與海鹽鄭公同以練習掌故
著聲一代垂意典述既總本朝因革用舍之大政次而
為記又取開國以來中書省輔臣六曹諸司以下其人
與事論而列之取材於志錄稽世於譜牒日月披尋排
續成集絲牽繩貫比事屬詞正纂而外旁及群書凡有
所闕悉從採掇其或事無可考亦具存其姓名名曰國
朝列卿記於是漸鴻振鷺依日月而近星辰者履歷犁

然如與身遇煌煌哉真昭代之鉅觀也隆慶而後公謝
政家居所紀第書名目以俟後之君子而公亦尋逝矣
顧編纂雖究釐校未終就中一人一事迭見則重複宜
刪傳信傳疑兩存則冗蔓宜汰以至魯魚帝虎之字訛
舛宜糾疊床架屋之書參伍宜備侍御徐公公同邑人
也視學南畿志先景行念此紀僅有抄本未普流傳圖
所以表章之者乃刪汰正補反覆校梓行之自是雷公
之盛事得侍御公而愈彰此紀所著真有揭曦曜而不
刊垂琬琰以不朽者矣刻成侍御公以序委予敢僭為
論次若此

徐鑒序畧曰列卿載在竹冊彰彰著矣烏用紀顧不蹤

其人之生平恐驪珠魚目混也不衡其人之品格恐鎔黍鎰朋混也不曲折其人之顛末恐鯨浪夷庚半鼓半歇而梗概又混也夫是司空有憂之秩必以爵年必以表采輯諸家記籍詳次歷履據事直書俾列卿各貢其所優劣而殿最之者得寓目而指掌焉豈非典而覈贍而有體者耶我江右夙號材藪而鄉縉之懿行尤卓若司空者衣不重采食不重味橐無饒資家無副婢至其經理大工殫精瘁筭迄有成功勲業灼然表著則是紀以司空重而司空更有以重是紀也爰校殺青公之海內

又凡例曰是書輯自書空雷公始於洪武初年迄於嘉靖末年其總自內閣及九卿等以衙門大小為次其分就各署以履歷先後為次列有年表紀為行實年表原書嘉靖末年止隆慶及萬歷初年係其子澆瀛孫條補行實原書於嘉靖末年尚在任者亦未入今仍其舊總俟續增是書間有重複引入及引用無大闕涉可刪者今刪之是書所輯外間有他見可參互觀者不能盡紀畧採一二其末一增字是書八卷至十三卷司空存日已刻為內閣行實行於世今仍其卷次梓之年表及傳中有列姓名而無籍貫者在司空原本則空書在王元美弇山別集及鄭端簡吾學編等書則書不知何許人今編查諸典故凡有可補者悉補無遺其諸

書不載無可考者姑從司空例仍空書 列卿事蹟惟
司空所輯年月次第歷歷不爽足為諸書準則間有空
缺者止末後數卷耳今考諸書亦不詳確除考的一一
補入尚有一二即查題名碑記中反多舛錯挂漏至於
他籍訛謬尤甚今一從司空之舊 是紀各叙中稱其
有行實茂著者表為列傳凡內閣及部院大卿悉有之
惟太常少卿內多由舞生僅書到任年月而已由甲科
者有傳國初光祿少卿二人無傳南京光祿少卿年表
缺者甚多細查諸書補過二十三人亦無傳國初鴻臚
少卿無傳鴻臚等卿年表行實多缺尚室司卿及少卿
無傳南京尚室少卿年表補過二十六人無傳悉仍其

舊以俟增補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錄四卷

自嘉靖至萬曆

明史錄作傳又作八卷乃王世貞所著

序曰余所稱述閣臣沿起輕重始末已具年表中既而嘆曰高帝之罷設丞相著爲甲令重其典危其辭豈不諄諄惇惇哉然卒避名而陰操其實以至於極重不可反者萬幾不獨斷睿知不恒操耳目之用必有憑而積漸之勢成也仁宣之代與卿並太宰位第一華蓋次之大宗伯位第二謹身次之正統景泰之際大宗伯太宰位皆第一華蓋次之然在正統則中貴秉綸綍而專于內在景泰則司馬預帷幄而分于外雖理亂之勢殊而閣臣之不得言相猶故也自天順之隆寄于武功氏然左珥橫胄更得而抗持之且未幾輒敗其後委寄于南

陽雖亦參之以太宰大司馬而相端萌矣。若首次之低昂亦以時露矣。成化末太宰太師與首臣權相敵也。次之與首臣勢相逼也。蓋皆有所挾而皆不勝。于是相形顯而首次亦低昂矣。弘治間首次以官序而不異權。太宰大司馬以孤卿重而不相角。其治世之象乎哉。正德不親政其始端委而聽閣臣之贊襄。既而使大閹奪之。閹敗它閹復寄之。又復使介胄參之。于是閣臣辱不復能振其黠無恥者甘爲之隸役而竊以自私。何論相哉。是故芳爲之次而不得言首矣。宏絲爲之外而不得言內矣。寧彬進而絲綸移于介胄矣。嘉靖入紹盡掃蠹而新之。政歸內閣新都歎然。三輔鼎承間辟風偃。雖不久

而有所挽以去。能相形成而首次遂大分。永嘉之爲卿佐則擊內閣而破相之禮。居內閣則排六卿而成相之尊。其爲次則出尊之上爲首。則惡次之近。然而直者猶馳奮而與之抗。强者猶然挾而刺其肘。若乃屏苞苴折姦倖。明主威蕩國蠹。斯亦功之首也。已信州之所繼。托不能如永嘉而汰過焉。上舞其上下逞其下。寵盡而辱乘之。身首異處爲天下笑。袁州以柔用竊人主之喜怒而爲威福。荊州以剛用操人主之威福而成喜怒。六卿伺色駢首若六曹吏。稱次者亦惕息屏氣而不敢有所異同。于是乎相之形張矣。其首次則霄壤矣。天刑國憲之報近而及身。遠而及子孫。皆家藉名滅。播之丹書。夫

豈不幸哉。時談者猶以爲荊州徼有功。罪稍不蔽云。大
約新鄭狠于信州。而尤小未甚。二李肩次。無咎無譽。新
都華亭用亦有剛柔。而業相埒。其最優者也。余既卒之
不獲終三管之事故。及耳目之確者著之。曰嘉靖以來
首輔錄。蓋至嘉靖而始有相與首也。曷言輔。避相也。諸
爲次者及與連者。附至其中。

國寶新編

明史一卷載史
部傳記類恐誤

明金陵中丞顧璘編袁表永之序曰。蓋罕生逝而國子
悲。惠施沒而莊叟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昔魏文言文
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
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也。表三復斯
言。未嘗不流涕也。我明龍興。文章之美。特跨往代。鴻儒
巧匠。川涌雲蒸。興文者上規黃虞。下獵秦漢。晉宋以還。
未暇論也。草創之初。人文未開。雖氣存淳朴。而體沿卑
陋。劉宋諸公。從容金馬。猶未能鋪張功烈。與謨訓媲美。
雅頌同風。有識者蓋深之惜之。弘治間。君臣一德。夷夏
清晏。奇英妙哲。方軌並驅。文體始變。力追元古。於時有

關西李夢陽姑蘇徐禎卿信陽何景明相與表裏以鳴
國家之盛今中丞顧公璘崛起金陵頡頏其間項鏗麓
應莫敢軒輊又如祝京兆允明之宏博唐解元寅之奇
俊鄭吏部善夫之古澹朱參政應登之藻綴孫山人一
元之清曠王太學寵之雄麗都太僕穆之冲泊景中元
暘之醇苞王憲副韋之雋質趙憲副鶴之新警咸號家
名家素稱國手並與顧公敦道藝之交今諸子繼謝而
顧公獨存遠惟伯子絕絃之感近念高生開篋之思綴
輯遺文爰加壽梓題曰國寶新編委裘校而序之夫文
章與時高下而變通之妙存乎其人是以孔父云天之
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今之作者其無

與於斯文者乎哀於茲編而有感乎斯文之興廢也編
止知所知存者弗錄李子而下總十三人陝二人河一
人閩一人南畿九人

文昭案廖道南亦序是書云國寶新編者編國朝弘
治以來諸名家之文自空同而下八厓而上凡十三
人與袁序相合則是書當入總集類無疑

續說郭所載乃是敘贊此猶列朝詩後人鈔出小傳
別行耳其所編之文未見又十三人外續田副使汝
耘周按察廷用共十五人

國朝名世類苑四十六卷

明吳興凌迪知雜哲編輯長洲皇甫汸子循序畧曰吳興凌大夫燕居取本朝名臣著稱藉甚者彙次之題曰名世類苑屬序於司勛氏余展卷而覽其凡例先之以姓氏爵里系之論贊次之以嘉言善行門分別何嚴也再覽其引用諸書上自御製下及群賢文集列省通志稗官野史何博也附以遜國何公也余乃作而嘆曰十朝人物恍接一室懿範猶存流風未泯何盛也明興高皇天縱神武一十六載海宇廓清乾坤底定雲霧悉披日月重朗由是安蒲招人制策登良文武並用智勇嚮臻中山岐陽諸臣咸以鴻漸之羽困於燕雀乃拔足

羊豕而功晞竹帛倨起鼓刀而志膺珪組遇其時也蓋
有憑式而下齊脫輓以定鼎者矣靖難之餘吉水永嘉
輩始銷鑄談儒息馬論道殷邦甫遷胡烽未戢攝理萬
幾實維三揚亡何而奄啟土木之釁遺上平城之憂非
賴干城鑿與幾不返矣乃後閉閔以謝西域排闥而擁
南城並貪天功終獲顯戮惜哉憲孝之朝海內寧謚興
於化理經緯國典潤色鴻猷長沙有開閣之風閔洛倡
大雅之什世宗繼序稽古禮文摛藻揆天家握珠而戶
懷璧矣屠維執徐之歲彬彬郁郁得人為盛焉足以名
當世而詔來葉者也凌氏茲編大都祖吾學而宗自警
猶春秋因乎魯史子長昉於呂覽至於引用之博殆發

金匱之秘藏采寶書於列國者也信而徵婉而備矣大
夫名迪知字稚哲嘉靖丙戌進士官繕部員外郎云萬
歷三載乙亥

凌迪知自序曰維皇累葉景運休明聖神繼體英臣良
弼際風雲而依日月者層疊鱗布濟濟乎皇皇乎龍章
鳳姿之士鴻流駿匹之傳盈卷累牘莫能盡言五臣十
亂之屬抑何寥寥奚足尚美哉然名雖散見代寡全文
或以琬琰成編或以經濟命帙或以理學纂輯或以言
行蒐羅合之雜選而不倫離之泮渙而無統舊冊新篇
紛紜互見今賢往哲曼衍錯陳裨氏虞官何閔金馬街
談巷說徒取蠹魚者矣惟鄭端簡公吾學之編網置群

彥潤色鴻圖漁獵衆聞規模史漢猗哉美矣焉患無傳
特其勢尚阻於槎牙辭或傷於隱諱摠覽僅資乎博識
條分未擇乎品流所以既升司馬之堂小屈董狐之筆
者也不佞林居荏苒耳目滋多爰集諸書謬為品目手
雌黃而不去躬鉛槧以忘疲上遡高廟之聿興下迨肅
皇之厭代斷自十朝歷逾二百匪云充棟但紀名流元
公碩輔并庶寮而不遺鉅節偉詞兼微文而並錄臚分
罔混科綴井如首載姓名爵里以詳其人目則若干始
明德以啟其端終治平以畢其事底厥身心施於有政
盛治大業備於是乎筆札幾更星紀歷易蹇芳掇腴文
或訾乎割裂聚狐集翠力益殫以彌縫書成凡四十六

卷乃命曰國朝名世類苑云嗚呼遜國群賢志渝金石
人代綿邈令論昭明溝壑之諒或未免乎匹夫廟堂之
議已不廢其臣節况成祖仁皇既憐其死而肅莊遺詔
盡雪其忠去之乃出於無名採錄何嫌乎得罪若夫世
穆二廟已迄於今不慙之老論未定於蓋棺靈光者流
望猶殷乎束帛略而不收以俟君子述而不作迪也庶
幾改易舊聞我則不敢是編也非敢擬立言之撰著亦
以便後學之矜式云爾萬歷乙亥十有一月
凌比凡例云是編啓於洪武迄於嘉靖凡十朝先紀名
臣姓氏爵里贈謚歷官履畧為四卷次摘取嘉言善行
分類立門為四十二卷題曰名世類苑履歷四卷約人

品相類事蹟相同立朝相近萃為一系列各系以贅總結以論約以吾學編為準間有參附者以類而從言行分類固宗宋趙善璫氏遺意然自警編先之以學問乃遺周程張朱而首及范質其取與雜矣是編本大學明德新民脩身齊家治國之訓故先之以資稟學問操修齊家接物事君以及政事綱凡有九其目則細分之國家大事體名臣大關節俱已備述而片言瑣事亦不敢遺名臣諸錄各自列名凡年代履歷皆因文潤色條分綴附未嘗立傳鄭端簡畧倣史傳稍為蒐輯然名臣中或以節行標或以勛業顯或以理學稱或以忠烈著或以文學鳴濟濟皇皇為世所矜式今摘其言行以類而

編庶便觀覽 名臣俱本於月湖楊氏廉名臣錄理學名臣錄海鹽徐東濱咸近代名臣錄鄭端簡曉名臣記常熟沈鈞元應魁名臣新編各錄未有並未敢入名臣各錄俱述正德以來嘉靖間英賢輩出然有忌於時而不敢名言扭於言而不敢取入者甚多以是議尚未定不佞際熙時無避諱姑以己見僭取熊浹等三十一人附之於後非敢妄議亦天理人心不容泯也名臣琬琰錄姓氏間有與前錄不同者然既曰名臣亦當併入故其言行有可采者亦照編分列而首尾紀略中則另書於後不敢紊舊序也國朝彥俊雲興而直言犯諫之士尤嶙峋不絕其奇言偉行雖有可書然舊錄史編入名

臣者不敢僭附俱載名賢瓌異集中遜國諸臣輯名臣錄者俱不敢載不佞以彼皆忠義臣也而數竒若是甚可愍焉其皎皎大節僅載野史不入全錄何以崇賢而勸後昔文皇帝固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仁皇帝又曰方黃輩皆忠臣大哉王言後固無得而諱也况鄭端簡已編為遜國臣記今天子又詔內外搜求遜國諸臣事蹟表式厥里以昭後世不佞故敢同名臣分編而首卷姓氏紀略中則另書於後不敢紊舊序也

迪知別號蘭雪居士

先進遺風上下二卷

明南都御史楚黃耿定向在倫編自序曰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有疏注者曰有馬借人即闕文語也夫此細淺事耳夫子何述焉蓋大道為公志所存也即其細且淺者而大者可推已惟余固陋學慚稽古無論三五下上載籍未能博綜即我昭代之往哲前修雖厯尚論而其駿業徽猷能多識已第自縮髮來時於長老先生亟丈間嘗耳剽其一二齒頰之餘津然有沃於中識之膺膺未忘顧皆最淺且細者意名家史乘或以為瑣屑猥蕪闕之不載矣茲掇拾而籍記之以付剞劂豈亦有史闕文之慨耶維世英賢或省

覽而憬思或茹糗草之盤滄挹元德之風味跡一介之斤斤故格天之嚆矢也然則茲編其亦存古餼羊耶噫嘻世道之自古而之今也猶人生之自孩而之老也茲欲挽今而追古昔殆猶引老以模嬰孩豈不難哉雖然所謂追古者非矜異行以矯世也要惟明古人之道而已所云明古道者又非崇異說以誣世也要惟不失赤子之心而已夫赤子之心不學不慮而愛敬之知能具焉今猶古也惟我高皇之誕諭揆古放勳之敷教咸舉斯心以錫極耳彛訓弗迪而邪侈之崇是又風會之益流蠱之極也余茲懼已爰輯此編而首申之於此以告我同心云萬曆己丑仲夏之吉

當湖沈萃楨曰是刻臚列先輩典型使後之覽者於江河愈下之日猶得參砥柱瞻坊表其有裨世教可知也爲重錄之以傳四方丙辰仲春日

萬曆庚寅河南巡按太倉毛在君明增輯故城周世選序畧曰大司徒齊安楚侗耿先生纂輯前輩賢士大夫嘉言懿行見於人倫日用酬應交際之常者曰先進遺風刻之白下乃先生門人今河南代巡太倉文源毛公倣襄陽耆舊傳故事增輯先生一二行履復刻之汴中命余序焉夫先生纂輯是編而先生即可載入蓋以先生無媿前脩也後之觀是編者目覩心惟而身體焉必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也有爲者亦若是毋徒曰世變江

河愈趨愈下。今難返而之古也。則古今人不相及者亦罕矣。此固先生風世與吾儕增輯敘述之意也。有志者其勛諸。

皇明閣臣錄四卷

明史六卷

明晉江李廷機九我纂自序曰國朝自永樂初設文淵閣。召解縉等七人。以史官入直。備顧問。每有賜賚。與尚書同。而親密過之。官乃漸遷。至尚書。自是累朝。其起家自鼎甲庶常外。或由臺省中書郎署長史等官。改翰林。或由卿貳中丞兼翰林。用之。大抵非一途。而翰林多。迨嘉靖初。而袁以舊郟用。張桂方夏四公。以議禮用。此後每值爰立。大僚兼舉。而所用率翰林四品以上官。其銜率亞卿正卿。其職代言。而召對便殿。面議政事。則自弘治十八年。間嘗四五舉。嗣是堂廉高遠。晝接希曠。丞弼之體隆。啟沃之效寡矣。蓋此官在九經為尊賢。必去讒。

遠色賤貨貴德而後可以勸賢。尤必道德精白。超然不為聲色貨利所染。而後為賢而可尊。相須至殷。相遇至難。方其持文墨。優遊清華。既無以自見。稍稍受事。沙堤在前。執玉捧盃之意多。及其得之。則有扞格而不得行。逡巡而不克任。而責望之衆。瑕釁易生。鮮獲以善息者。此所以光明俊偉之業。有之而不多覲也。何論夫瑣瑣庸庸。貪權嗜利者哉。余觀吾學編大政紀。所載猶未該。徧詳覈。及在閣中。乃取累朝實錄。自永樂至隆慶止。凡六十七人。稽其履歷事蹟。稍加編次。邪正臧否。並載具存其中。若薛文清公。一代大儒。當天順新政。猶可有為。遽有見幾而作之嘆。正月相。六月歸。其取重於世。以相

品。不以相業也。而公未相時。被謗繫獄。幾不免。蓋操危行以涉世。自古難之矣。余不能不為之三嘆。

皇明獻徵錄一百二十卷

明萬曆間太史金陵焦紘弱侯輯同里顧起元序曰古之良史欲紀一代之事必先儲其材以待之龍門蘭臺之史毋論家有世業緒而成書所取材于世本國策秦史記與夫中壘父子東觀諸儒之述作何具備也近代若豐城之列卿紀瑯琊之弇山別集琬琰錄皆有意憲章博爲之地雖未能如海鹽之拓徵吾今言爲全書然傳諸藝林蔚稱秘典若舉一代王侯將相賢士大夫山林瓢衲之蹟巨細畢收毋患埋憂實未有若澹園先生之獻徵錄者先生天授異才幾隣殆庶知通聖統上比素臣自首廷對領史官毅然思有以自舉其職含毫相

視薄而不爲。誠所謂業傳二正才擅三長者矣。會陳文憲公議修國朝正史。與王文肅公共欲以此事。願畀先生。先生謂蓋衆獨賢。固辭不可。遂與詞臣分紀其事。然而先生胸中實具有成書。即文憲所建議規畫。大抵皆發端于先生者也。于是取累朝訓錄。方國紀志。與家乘野史。門分類別。采而緝之。自禁中之副。名山之藏。通都大邑之傳。畢登于簡。一代史材。犁然大備。茲錄固其一爾。當是時。使先生從容禁林。次第筆削。日月不刊。唾手可奠。而為時所忌。歸卧東山。廣內之儲。匱而在笥。豈不惜哉。然先生意不忍忘。時為讐校。緒成其業。多至百二十卷。蓋其目廣于列卿者什五。其人多于琬琰者什七。

至折衷是非。綜校名實。闕疑而傳其信。斥似而采其真。所謂其義則其竊取之。先生于此。實有獨鑒。異乎徒事網羅靡所澄汰。愛竒好異。或濫情實者矣。學士大夫嚮往此書。借觀至於簡渝。傳寫為之紙貴。乃從友人茅生之請。取畀之梓。然每類間為梓者有所裁避。先生意雖任之。而成書具存。異日發其大全。固可俟也。此錄出而一代之人材政事。如指諸掌。覽者資之為政鑒。作者資之為史材。如先生自謂者。所裨豈其微哉。余嘗觀古來作者。後先相踵。史才實難其人。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至為順宗實錄。何濶畧也。又以避禍守默。重為柳州所譏。眉山才氣縱橫。俯視千古。友人以史事推之。以才非當。

家遜不敢任。退而處於廬陵之後。史之難其人也如此。當吾世而有先生。豈非盛事。國朝之史。有專官。無專業。自會要輟編。木天諸儒。不領著作。簪筆紀言。起居章奏。而外。未有聞也。史之難其書也如此。當吾世有先生。而爲此書。又豈非盛事。余誠願上一日。大開金匱石室。徵先生典之。緒成正史。垂諸萬世。執此以往。先生得無意乎。即不然而。詔賜筆札。錄副禁中。私家所藏。褒進爲公。史如班書故事。固東漢以來作者之殊遺也。昔劉子玄手著史通。摘摘古人。不遺餘力。至身爲史官。以作非一人。詔書僚長。徒抱汗青無日之嘆。如先生與衆共業。退矣。而猶思儲一代之史材。以信今傳後人之度量相越。

不亦遠哉。天下事何不可爲也。于是乃益信賢者之有益於人國矣。

武林黃汝亨序畧曰。明興高皇帝闢草昧而經綸之。魏蕩之業。宇宙一新。列聖踵接。顯承同條。垂三百年。其間網紀風俗。文武將相。內外職司之畧。與夫林間之秀。方外之逸。簇萬品而雄百代。固不在虞夏殷周之下。而歷世既久。長年晨星。最著者如吾學徵吾實而未詳。憲章鴻猷畧之而不徧。豐城之列。鄉紀未萃。群流。弇州之琬琰錄。且多掛漏。彼寒俊野老。之目不覩金匱石室之藏。而一方一伎之士。井底窺觀。欲其討國典。蒐家乘。采稗官。樵說林。稽故實。精鑒裁。以勒成一代全史。不亦難乎。

天牖斯文。弱侯焦先生。獨稟宏才。通道略物。兼有三長。遐覽萬古。自首對大廷。諸館閣長老。舉莫能出其右。歲在甲午。會陳文憲王文肅兩公。深知先生。以國朝正史事。議請肩荷之。先生稽首三讓。不能得。因請與詞林分曹別類。諸詞林有就有否。而先生殫日夜之力。取累朝訓錄及海內碑銘志狀表傳之屬。盡錄之。下及齊諧小說。靡不詮擇。自曹分而外。並有結撰紀志諸編。稍稍就緒。我明不朽之業。且觀成矣。而道之喪世。王公歸里。陳公下世。緒業未竟。而忌才者至。蹟先生成東山之高。詎不痛乎。然先生即歸田。不忘其初。凡所覩記。僉命掌記。時為續輯。自同姓諸侯王傳。文臣武臣。以及四夸等傳。

凡百二十餘卷。萬有一千餘葉。錄名獻徵。其蹟該。其幽闡。其是非辨。而折衷嚴。所謂國體民瘼。世務材品。犁然而具。明主所與。文武将吏。行事之實。庶幾無缺。後王法之。群工遵之。則太平之畧也。名山副之。金匱藏之。則良史之材也。不其盛哉。

總目。首宗室。次戚畹。次駙馬都尉。次公。次侯。次伯。次中書省。次內閣。次詹事府。次翰林院。次南翰林院。次吏部。次南吏部。次戶部。次南戶部。次禮部。次南禮部。次兵部。次南兵部。次刑部。次南刑部。次工部。次南工部。次都察院。次南都察院。次道御史。次南道御史。次通政司。次南通政司。次大理寺。次南大理寺。次太常寺。次南太常寺。

次光祿寺。次南光祿寺。次太僕寺。次南太僕寺。次國子監。次南國子監。次順天府。次應天府。次鴻臚寺。次南鴻臚寺。次尚寶司。次南尚寶司。次太醫院。次欽天監。次六科。次中書科。次行人司。次督府幕。次錦衣幕。次北直隸。次南直隸。次浙江。次江西。次湖廣。次福建。次河南。次陝西。次山東。次山西。次四川。次廣東。次廣西。次雲南。次貴州。附交次行太僕寺。次苑馬寺。次鹽運司。次藩府僚。次左右都督。次都督同知。次都督僉事。次錦衣衛。次都司。次各衛。次孝子。次義人。次儒林。次藝苑。次隱佚。次寺人。次釋。次道。次勝國。次四裔。

國朝京省分郡人物考一百十五卷

明南直督學御史西浙過庭訓纂集蘓松備兵副使南郡熊膏參閱寧國府學生員嚴弘志訂正北直十卷南直三十一卷浙江十五卷江西十四卷湖廣十五卷湖南十卷山西九卷陝西五卷四川三卷廣東三卷已上分府廣西雲南貴州各一卷已上分省不分府凡一百十五卷過序曰余年十八先侍御早世乙酉丙戌間館於南大司寇孫簡甫公家因得讀鄭端簡吾學編與古今言從中探討古今人物擇其德業聞譽之彪炳者手錄而心識之壬辰後館於給諫佑山馮公家故多藏書余得宏肆其耳目而余友榜首趙若無給諫陸開仲時

為過從爭出已見以商榷人物初各不相下後復相合而其中去取自信亦不甚舛謬矣癸卯余登賢書甲辰提南宮乙巳縮符江陵江陵巖邑冲衢撫循應酬幾無暇晷何遑旁搜遠覽止余丙午本房士今治兵蘇松熊君兩亭為余季兒銘盤西席幸公餘之暇間與考究人物或舉朝夕所行與昔年所手錄者時為質正云爾尚未有所增入也庚戌春選入西臺值神祖慎重言路不輕下旨余乘此餘閒得尋究本朝典故而其中所載人物不敢不廣為收而嚴為擇因輯有名臣類纂列為內外篇內篇則學術行誼著述等門外篇則經濟推轂忠烈等門似亦再三考核而始定者未幾考選得旨余因

巡視南城得鐫性理翼聖學嫡派兩書隨欲并梓名臣類纂俄有出賑東省之命拮据荒政幾廢寢食因不果梓未終年遭丁內艱讀禮有暇時檢閱本朝名臣記竊服其掄選之精而收羅未必廣又檢閱列卿傳竊嘆其收羅之廣而掄選未必精且人之地位隨其性之所近與其學之所到而分人之樹立又隨其時之所值與其勢之所遭而異矧大道本自元同胡得妄為分內而分外全材世所時有又胡得限之此拙而彼工始悟向者類纂一編幸未發梓而猶慮其見聞之有限也余觀近世進士履歷一書分省分府分縣開卷了然豈國初以來列聖所敷求二百餘年德澤教化所培植而可無以

志其盛乎若曰名臣則必曾登仕籍赫然較著斯得與其選耳惟概稱人物則過不必顯晦惟其人人不拘門類惟其行摠之不媿於德行即不媿於人物矣故其人無忝於德行即布衣寒士武夫雜流不敢概棄其人有忝於德行即名公鉅卿才人文士不敢混收取其長非不搜其短而長處居多寧舍短而取長要其終非不原其始而晚節能蓋寧畧始而取終仲尼不云乎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是編之成或錄自金匱石室之藏或輯自稗官野史之記亦既廣為搜索矣而非其人不取輕入也即所編事跡詳畧不能盡同必其人足為地重地又因人而重使便於觀覽者更便於效法耳敢云垂信

來襪庶足興起後學斯亦擇善而從之遺意也雖然本朝實錄亦有不可盡憑者他不具論如王文成古今一大豪傑發明良知之旨何減性善養氣之功不由詔旨自行勤王蕩平寧藩之難幾於可與權矣而實錄中微有貶詞陳白沙東粵真儒奉詔而出欲徵章服以榮其親耳銓部欲強之試似與詔旨有違不得已而稱病稱病而仍授職授職而即歸乃其榮親至念耳親沒後以葛巾道袍終身其微意可概見而實錄中殊多遺議宣宗以諸臣誰貪問楊文貞首舉劉觀似確然無可疑矣查劉觀守嘉興時夙有廉名有一囚欲求脫罪持白金以獻立截其手身沒之後幾無以為歛貪者似不應有

此舉動也此在金匱石室之藏猶然則稗官野史之記載更可知已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有毛一鷺陳繼儒序

詞林人物考十二卷

明史十六卷

明麻城王兆雲元禎輯著李維楨序畧曰友人王元禎之言曰經史子集外無詞經子史外無集經外無子史易詩書禮樂春秋經而史與子在焉論語子也而經與史在焉孔子集大成生民以來未有也以孔子繩人其誰可者然而舍孔子之道何以上下詞林故詞有當於經子史之理者亟收之理不甚醇而似經子史之詞者並收之理與詞合其人生平與詞合亟收之生平行事不盡如其詞亦收之於是采明興二百餘年諸家之集列於詞林者自王公大人以及田野布衣盡人矣其集或不傳而殘篇斷簡片言隻字雖微必錄盡詞矣已復

覈其生平行寔國史家乘鄉評里謡參伍求之瑕瑜不以相掩論定必以沒世盡人與詞矣以孔子之徵文獻而尊周也故斷自明興不及他朝書成而名之曰詞林人物考

凡例云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取其生平輯為是集然采取先後隨筆短長殊無定體摠之欲其便考云爾

一傳記間有名人撰著者惟芟其浮冗至於事實多仍其舊不敢妄更即有疑事亦姑闕之 一身後文章昔有是語蓋人生平造詣至末路而始定今所錄者皆屬已往其見存宗匠概不敢及且恐近於諛也 一是集

原為詞林而設故諸公有詩文兼優者有偏師獨詣者皆在所收此外或以功業或以節義或以高隱自有操如椽者紀之彼固不藉詞章為重是集亦不敢藉彼為重也 一諸公原無論撰者今徧訪其生平補之生平又無大稱述者掇拾其警策句傳之其歷多而著作又富者惟標其書目無庸摘取也 一理學家日文藻為末技詞章家又目理學為迂庸皆非篤論也今集於理學而兼文藻者亟錄之庶為有德有言之一驗云 一鳳洲先生筆記與卮言雖間有采取然皆存其褒詡者不敢盡錄其彈射者蓋鳳洲掌一代詞林衡鑑故不得不直其筆不佞後生末學意惟在揚善耳他書采取亦

然一集中據所得随手纂輯或因其相傳家世或因其結社同時是以於仕路科分亦未之全拘也至於山人之流無科分可叙者惟各因其時附入之而已一德行言語在聖門已自分途今編惟取其言語之長故中亦有不以人廢言者幸勿謂為砒砒之混也一天潢之派雖例絕私交然東平河間斌斌朱邱安可無傳焦竑序曰論人之著作如相家觀人得其人而後形色氣骨可得而知也古之摘詞者不在形體結構在未有形體之先其見於言者託耳若索諸裁文匠筆聲應律合即畫叶於古皆法之迹也安知其所以法哉友人黃赤岡氏耽玩藝文錯綜今古乃取昭代詞家人為之

傳以為不得其神未可論其法不知其人未有能得其神者也其誦詩讀書而論其世之遺意歟王僧虔論書或其人可想或其法可存皆所不廢赤岡之多所摭撫殆亦此類此宋人好為覈論然三體詩至以杜常為唐人洪容齋博雅名家所進萬首絕句宋詩攬入者什居二三彼其世之不知而何以論於神形離合之際然則是編也固通今學古之津筏微獨修詞者所當知而已

皇明尚友集十六卷

明武林張璽文叙輯諸陵紀畧同姓異姓諸侯武臣文臣閣臣輔臣翰苑部臣都院監司有司忠節理學除亂仁和李事道序曰夫士縱觀宇宙尚友千古况乎昭代之君臣顧野史徵是非削忌諱而多臆說家史續宗閥叙官績而多史詞曷足憑也友人張文叙氏學博而才富夙希罄史龍門之業予間從齋中得所葺皇明尚友集寓目焉其網羅窮乎百氏筆削成乎一家先之諸陵尊君也繼之翊運功臣志績也自閣臣輔臣部憲監司郡邑以至忠節理學除亂諸臣莫不網提而臚列蓋國初以來二百餘年之人豪概可覩矣酌雌黃於衆口而

不為臆覈善敗於世家而不為臆豈惟提衡人物者之指南抑亦一代之實錄哉若夫商畧古人評隲往哲起自羲皇迄於宋元則文叙別有成書姑俟後梓錢唐徐一觀曰余友張文叙氏博綜百史留心經濟近取國朝卿輔吏治撮其梗概纂成一書其志誠曰士君子能觀刑之異日得志為輔弼翊贊如某某者可法也為部憲監司郡牧如某某者可準也為忠貞節義理學如某某者可則也蓋不離眉睫而鏡戒昭然矣故名之曰尚友者志實也

朝野纂聞一百卷

明史作臣畧纂聞十二卷

明參議常熟瞿汝說星卿輯男式邦伯畧述曰先君登

朝十二年移病請告歸田十一年而卒當神祖久安全

盛之世而獨窺見興衰于居園之伏莽官府之牙孽及

臣工內外之職守事機緩急之邁會咸燭照并畫家居

無事嘗思以春秋左傳為綱舉漢唐宋以來故事分類

輯入之為目摠名曰前箸又竊取荆川唐氏之左編刪

蕪纂要思為主畧臣畧等書而頭白汗青有志未逮最

後始留意本朝人物閱雷王之紀事而嫌其冗攷陳薛

之編年而惜其畧于是窮搜國史旁羅家乘發凡起例

編纂事蹟首開國文武封爵次革朝靖難名臣次內閣

次詞林次六部次臺憲次卿寺次藩臬次郡縣其他急
病讓夷蹈義凌險匹夫之獨行委巷之艱貞亦次第附
焉凡為書百餘卷舉二百六十餘年旂常之紀蹟顯晦
之姦脩皆可循委而溯其源緣崖而陟其巔矣戊己庚
辛之交式耜令豐陽時接家郵未嘗一語及私惟時舉
前輩某為某令于地方之區畫若何兵荒之預計若何
及應措之指顧若何輒服膺佩教以為如在膝前聞所
未聞而已會建州難作先君雖家食多年而懷慚多壘
取編輯諸書支分節解區類標目名曰朝野纂聞而尤
注意于兵畧撮舉其老謀壯事呼吸應機者為國家緩
急之濟庶幾韜鈴之萬一焉爾拮据簡編積漸致疾癸

亥秋不肖膺命考選心動遄歸幸得侍于病榻前者三
日手一編而付之曰吾所未竟在是汝其圖之嗚呼以
式耜之不敏其何能負荷箕裘繼先志之萬一操書隕
涕茶痛憑塞又何能闡揚之地哉惟念先君自幼攻苦
老而好學蠅頭細字丙夜不休昧爽窓前雙跌獨立當
飢罷箸甫盥忘擲出處一轍寒暑無間乃經綸未獲其
錯精血徒耗于編摩齋志千秋持忠入地若復并其憂
世苦心淪墜篋衍則為罪滋重用敢追維其經營之所
亟先付梓人告諸當世之君子以明先君志事所在云
爾

皇明表忠紀十卷

明史作表忠錄二卷

明南少宗伯嘉善錢士升著甬東薛岡序曰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以其彰也史稱之曰彰於隱桓而微於定哀夫知微知彰莫不折衷夫子然則國之大事固有當諱之者與文皇帝以非常之主行非常之權名之曰靖難曰遜國斯已微矣遜國諸臣捐其軀不恤其門戶形銷骨化姓名滅沒於寒烟野蔓中而朝野渚人久無敢彰明其忠烈蓋上微其事則下自不容不諱其人吁良足悲矣神廟覃恩始勅建祠治城前後得祠者百七十有八人表精忠於俎豆之下招出魂於冥漠之鄉而今上御極再命禮臣議謚議卹可謂聖祖神孫作述曠典

古今異數矣然祠以光一代而取信千秋者唯是載籍
黨禁解後載籍亦不下數家其間騰佞口於傳會之詞
逞誣文於規磨之說一事而掛漏彼此一人而矛盾始
終是何也蓋秉筆者有三不足不讀秘書聞見不足不
練大事知識不足不確是非裁斷不足雖有作者終屬
裨官不可以備正史南少宗伯御冷錢公兼長三者而
具有良史之才脩祠補祀持首議為同事倡而復念諸
臣殉國各有遺事散見諸編互有乖合不綜其大而集
其成無以考見其人之本末於是旁蒐博訂及參逸事
著為列傳若殉難若死義死事死戰若從亡遯跡後死
自二親臣始人不同而心同事不同而忠同以彰褒也

兼載不忠三人以彰戮也為類凡九而以正訛終為卷
十摠其篇曰表忠罔聞諸臣之蒙大難都御史陳瑛實
稱戎首惡不下於李茹向者褒忠者從不聞其戮佞公
之兼戮佞正所以專表忠華衮著而鈇鉞並陳用志勤
而書法大備昭天地之大經於行權之代比潔瑾璵爭
光日月可不謂汗青鴻業哉以是知天下事無非時為
之時微之故使二百餘年之久而潛光莫闡時彰之故
使輪藏陳編不求而見兩朝恩詔不冀而頌而宗伯公
又區別忠奸三致意焉以期永竹帛豈非諸臣泉下千
載而一時也哉夫其臣彰而君獨微臣心奚安罔以為
既還年號世未有有年號而無廟號之君即加廟號世

更無有有廟號而不血食之君遜國之在祧固已而祧
不有大裕乎廟祧之議無復可少緩旦夕是罔所深望
於宗伯公而竟今日之所未竟也崇禎癸酉序

自序曰表忠者表建文死難諸臣也表之者何神廟述
二祖儲養之志今天子述神祖下詔建祠之志特令議
謚議卹以風厲天下者也南史錢士升曰我太祖創造
區夏跨越漢唐至壬午之變而乾坤又一鼎革矣師稱
靖難迹若類於觀兵名托焚宮道實同於三讓而一時
諸臣信心違天集枯衡命較之叩馬之諫抑又甚焉而
氣愈激節愈竒雷霆之所摧折亦愈酷當是時天下重
足結舌無敢道諸臣姓者不十年而黨禁漸解不二十

年而詔從寬典稱諸死事為忠臣不二百年而有建祠
卹裔之詔至今天子益紹述而光大之今禮臣集議易
名而一時奉揚德意者臚列上請章滿公車於是諸忠
瀰漫布濩之精英與鬼神訶護秘惜之簡冊一朝登皇
光彩煜煜噫何其盛也士升備官留禮瞻拜祠下業與
徐少宰少司空良彥詹大京兆士龍謀所以繕堂庶廣
俎豆者而又念諸臣取義成仁各有本末散在紀載不
無異同綜其大者如遜國臣記簡而多漏朝野彙編博
而寡裁忠節錄核矣而取義未精拊膝錄詳而魯魚或
誤因誤輯諸家參以逸事商榷義例論次列傳凡九卷
先親臣次殉難次死義次死事次死戰次從亡次隱遁

次後死以不忠終焉於聖朝表忠風世之指庶有補乎
若曰一筆一削則吾豈敢

昭案一作皇明表忠紀九卷與自序合

畜德錄一卷

明四明陳沂著序曰沂兒時侍外祖金靜虛公時公年
九十餘道宣德正統間事甚悉弱冠接夏太常公崇文
出其祖忠靖公所紀又述邱文莊公言前輩之可法者
多忘去僅追得數事後奉吳文定李文正二公教及沂
所目擊而著之成篇用以自警名畜德錄雖有不倫而
取善之意不以人廢有信以終齒者雖細亦書正孔子
所謂有所試之矣惜聞見不廣尚有望於同志焉

列女傳三卷

明永樂元年解縉等奉勅脩本劉向舊書而增以唐宋
元以來諸婦國朝亦與焉今內府刊本仍有存者經籍
志入於太祖編纂書下誤也永樂元年十二月解縉等
奉勅修古今列女傳成上親製文序之其傳分為三卷
命刊印賜百官仍賜縉等文綺各一襲鈔有差

○
唐仲友補傳一卷

明初宋濂著朱右曰於乎世故有誑人以理之所有君子或昧焉語曰不逆詐不億不信予讀唐仲友補傳而竊有感焉初仲友以乾道七年守台時朱熹舉提浙東常平仲友發粟賑饑抑奸撫弱剏中津浮梁以濟艱涉民至今賴之永康陳亮以縱橫之術與仲友不相能然亦未嘗信程朱氏學也亮揆無以抑仲友乃設詭計若為歆豔性學者朱子遂信之行部過其家乘間為飛言中仲友高文虎為通判復以舊怨傾之嫉惡之心君子為多于是朱子力擯劾仲友至六上章廷議終不決元修宋史謂仲友為朱子所斥乃不載之簡冊是或非朱

子意歟。春秋據事直書。善惡自見。今史官宋濂為補此傳。有旨哉。

按劾仲友事。陸象山以為大快台人之心。象山非輕附朱子者。其言當可信。而朱右謂朱子為陳同甫之讒所中。恐未得為定論也。

浦陽人物記

明史浦江人物記二卷

明初宋濂著

峯泖先賢志

明文學雲間張所敬長輿著

雲間往哲錄

明文學周紹節希允著雲間人

雲間人物志

明文學雲間李紹文節之著

○文丞相全傳一卷

明胡廣書後云。廣集廬陵先賢傳。恒疾宋史文丞相傳。簡畧失實。蓋後來史臣為當時忌諱。多所刪削。又事間有牴牾。鄉先生前遼陽儒學副提舉劉嶽申為丞相傳。比國史為詳。大要其去丞相未遠。鄉邦遺老猶有存者。得于見聞為多。不必參諸丞相年譜。及指南錄諸編。故事跡覈實可徵。故元元統初。丞相之富孫既以刻梓。復刊見岳申文集。近年樂平文學夏伯時亦鋟板。于是岳申所撰岳丞相傳。集盛行于天下。而史傳人蓋少見。廣竊觀二傳詳畧不同。不能無憾。因參互考訂。合而為一中。主岳申之說為多。并所証于丞相文集。芟其煩擾。復

正其訛舛庶幾全備使人無惑論贊則並錄之國史之
論揆諸人事而言岳申之贊本于天運而言各有發揚
不可偏廢亦以見夫取舍之公也於乎丞相之大忠大
節獨立萬古直與日月爭光天地悠久比之夷齊心則
不殊而反所為反有難者昌黎韓子所為特立獨行窮
天地亘萬古世而不顧者也丞相之云豈異于是噫丞
相不可尚已其相從興義之士或出自小官或奮跡庶
民雖當摧沮敗衄之餘皆甘心就死不肯屈辱殺之殆
盡無一人肯降丞相忠義至誠感動固結于人心牢不
可解有如此者使人皆爾則宋豈有亡理彼臨難苟生
以饗富貴其視丞相厠卒猶有愧焉然則丞相固無待

於贊論誦其詩讀其書自有以見之廣韶齟時猶及聞
先輩言丞相遺事赫赫竦動人聽雖小夫婦人皆習聞
而能道之比年以來老成凋謝而論者益稀雖士夫君
子鮮聞盛事蓋漸遠漸疎其勢然耳更後百年恐寢失
實惟取信于列傳眩瞶異同莫適是非故忘其淺陋輒
復編次第皆因其舊文不敢妄加一筆誠無能有所裨
益特盡區區之愚耳知之者其必不以為僭也

新脩唐李鄴侯傳二卷

明初天台朱右伯賢著傳後贊曰予觀唐人才出處從容有三代王佐器維李泌陸贄而已泌自贊復兩京功成身去代宗再徵權臣間忌浮湛外任德宗以春宮之知委心聽用泌亦竭智盡忠展布政體謀慮計畫洞燭物情故治效聿著述其安馬燧取懷光相李勉保韓滉單騎以來抱暉設伏以擒叛卒開三門運路屯關中荒田國用日充邊鎮攝伏其績章章可紀至於辨太子寃則曰天子以四海為家宰相當豫帝贈白起則曰國將興聽於人帝言有命則曰君相造命不可予命其言又足徵者唐傳乃謂其隨時俯仰無足可稱取媚以求其

位豈信史哉。因采舊聞，蓋請紀錄，別諸泌傳，以表見之。使善不沒實，為後世鑑。若趣向太清，未免惑於隱怪，亦其質之未純者歟。

明謝肅書後云：右唐李鄴侯傳二卷。天台朱君伯賢之所脩也。伯賢先君子約齋先生，於元政漸將亂之際，每令誦習鄴侯家傳，此其志之所存為何如。然當世終不能用先生，先生歿餘三十年，板蕩極矣。而君之袖簡猶存，願以其文漫誕間，加筆削辭簡而義該。使鄴侯輔唐中興功業，赫赫於目前者，其以約齋之故也歟。昔張魏公佐宋南渡，猶諸葛忠武侯之相漢也。盡瘁出師，恢復中原，功雖不成，而志則甚偉。故其子敬夫為修武侯傳。

焉。今君汲汲焉以鄴侯之家傳是修，其亦聞其風而興起者乎。夫魏公行武侯之志者也。約齋存鄴侯之心者也。然鄴侯之出也，天未厭唐，諸將効忠，故其兩京也。易武侯之出也，漢運既去，羣雄角力，故其還舊都也。難非其才智不及之謂也。或曰：跡魏公之行事，固似武侯矣。以約齋而視鄴侯，曾何勲業之可並稱耶。曰：嘻，是殆以隱顯而論夫士者，亦安知約齋非方隱之鄴侯，鄴侯非已隱之約齋乎。故欲知約齋之心者，觀於鄴侯之傳，則得矣。而兩傳之修，皆以子而寓乎其父，經世之心志焉。豈徒然哉。豈徒然哉。

宋濂題傳後曰：余讀歐陽子所脩新唐書事多舛謬，如

紀中載膠東郡公降封縣公而傳中乃稱郡公傳中叙
天平節度四人而紀中則云七人此猶可也宰相載於
世系表而于惟謙相中宗鄭祭相昭宗武什萬相武后
乃皆棄而不錄此猶可也觀其述作繁者失於支蔓畧
者過於簡率以致渙而無統鬱而弗章則其所係者重
矣劉昫舊史義例无法固不足責豈意新史亦復爾耶
吳縝糾繆蓋不得不作也有若李泌在唐建謀敵輕爵
祿髻髻漢之留侯新舊史皆畧其事且譏其好縱橫大
言以鬼道媚人主取宰相何其悖耶晉王府長史朱君
讀而病焉因據泌之子繁所錄家傳十家卷參攷羣書倣
前賢刪正陶潛諸葛亮二傳芟繁撫華重為泌傳一通

泌之事始大白於天下後世嗚呼微朱君泌不銜冤於
九原泉之下乎然而唐史之謬不止於此而已縝之所未
糾者尚多朱君宜推類以盡其餘哉余摠修元史及皇
明日歷朱君皆與其事余見朱君有良史之才故為題
識傳後而屬望之如此若余之耄則無能為矣朱君名
右字伯賢天台人

尊鄉錄

明史
十卷

明太平謝鐸鳴治著序曰吾台人材歷三國六朝至宋南渡而始盛蓋古者帝王率宅中土大江以南非治化所先被故其風氣亦隨以漸而人材之興繫焉譬之楩楠豫章雖不能不產於窮山深谷要非積久不能以自見然其始也不幸而摧辱於樵夫牧豎之手者蓋亦衆矣於乎是豈偶然也哉宋之南渡也吾台實稱輔郡於是耆儒碩輔之道德勲業以及文章之士班班焉竇憲陳公圖志之作實維其時蓋更千數百年之久而後載籍之傳得有所據又數百年遜志方先生始欲蒐輯邑里遺事爲先達傳而卒亦未就自是以來寢復放失凡

我後人。生長其地者。殆莫知所尊慕。鄉往而其塵。一世以爲心者。亦幾於無傳矣。可勝慨哉。成化乙未。鐸閱中祕書。乃得所謂篋窻圖志。而讀之。因竊取先生之意。旁及史傳碑板。與凡故老之所見聞。粹而錄之。曰尊鄉錄。凡四十一卷。旣而懼其太繁。更爲節要四卷。拾遺一卷。皆據實以書。不敢輒有所增。無以上誣我先正。若乃考撫之未備。采取之未精。則不能不深有望於後之君子焉。

昭忠錄五卷

明錢塘周璟。爲唐潭州都督前右僕射褚公遂良作也。璟成化中。徒步入京。請於朝。得旨建廟。特祀。因裒公章。疏列傳古今詩文。爲此錄。

○宋遺民錄十二卷明史十卷

明程敏政輯序畧曰予嘗讀宋王鼎翁謝臯羽唐王潛三子者之事而悲之且名不載于史而其平生著述兵燹以來又多淪喪獨其倡和稱述之聞見于諸家別集中者猶可考也齋居之暇因哀輯以傳而附以一時意氣相與之人為十二卷題曰宋遺民錄編之末附以元主為宋裔之說一本諸故老之傳聞參之史傳之登載卓乎可以信後世而無疑蓋又將慰夫三子者不忘宗之心于地下焉

輔按清初李小有又有廣宋遺民錄清苑梁以樟為序我粵侯多潔雲俱欲作歷代遺民錄乙酉死難

而未果。朱子素九初續成之。自泰伯伯夷而下。至元末共一千百人。凡若干卷。

休寧程曾書後曰。宋既亡。文山被執。天下盡為胡元有矣。當時之士。若王鼎翁謝臯羽唐玉潛輩。忠憤激烈。于其所知。或愛助之。而欲全其名節。或傷悼之。以招慰其精爽。或感惻捐資。以收拾其舊主之暴體。而不顧于禍患。跡其所為。固有不同。然亦各盡其心而已。他若張毅甫之致愛於文山。間關遠道。而無死生之間。方韶鄉之重傷於國亡。歔歔歌哭。而有黍離之思。吳子善甘于凍餓。而不肯再仕。龔聖予撰二忠傳。而紀述甚核。汪大有之幽憂沉痛。發諸書。梁隆吉之守道安貧。終其世。鄭所

南之勁節峻行。志向實過於王良。林德暘之深匿遠避。而高潔可繼於靖節。若宋遺事之附載。而天不忘宋之意。亦隱然見於外。又足慰數子者之心。于九泉之下焉。其有關於天理民彝。豈淺淺哉。予先師篁墩先生官翰苑時。有感於數子者之事。彙次成編。為十有五卷。先生沒且久。曾忘其固陋。因所訂卷目。鈔次而校之。以卒先生之業。予族弟士儀。乃倡刻之。湖陽孫道甫。隆臯戴以立繼之。久未克就。緒而臨溪宗人思柔。及先生猶子本一。復命工以終之。嗚呼。微先生萃錄。則諸子之事。無以著。微諸君之繡梓。則是錄之傳。無以永。是皆無所為而為之者也。秉彝好德。千古同情。不於此可徵哉。刻完。謹

綴數語于末簡以誌觀者如此嘉靖乙酉冬十月初吉
休寧率溪程曾謹識于獨善園之草堂

歷代相臣傳一百六十八卷

明博士豫章魏顯國汝忠輯黃虞至秦相臣五十三人
傳四十二人列八卷前漢相臣六十三人傳三十三人
列十二卷後漢相臣一百五十二人傳四十三人列十
六卷三國相臣四十四人傳十七人列六卷兩晉相臣
七十三人傳三十六人列十八卷宋齊梁陳相臣九十
九人傳三十一人列十一卷魏齊周隋相臣八十四人
傳二十三列九卷唐相臣二百二十八人傳一百二
十五人列四十二卷五季并南唐相臣三十八人傳十
一人列二卷宋相臣二百五十二人傳一百十八人列
三十二卷元相臣一百三十一人傳十七人列十三卷

共一百六十八卷

自序曰天子而下宰相邁百僚呼吸宸宸穆清指顧邊
陲晏衍推援賢才彙征唾咳生民潤澤故人主欲致太
平莫先擇相相道得則事治而功成是以位最崇任最
鉅其道有三曰格心曰康濟曰進賢退不肖格心非伊
尹不可也有伊尹太甲可以成賢君康濟非周公不可
也有周公則破斧缺斨可以皇四國進賢退不肖非臯
陶伯益不可也有臯陶伯益則九官十二牧不難于推
讓讒說殄行不難于屏除故曰人主莫先擇相然世不
皆唐虞三代人不皆伊周臯益苟忠誠足以悟主材畧
足以應變鑒識足以得人奚古今逕庭乎蕭鄴侯肇基

關中張留侯運籌帷幄曹參遵鄴侯清穆之治王陵守
高帝白馬之盟周勃誅呂安劉霍子孟擁昭立宣魏相
白去副封心防蔽主邴吉閉門拒詔口不言功鄧元侯
杖策恢基深遠名勢吳忠侯說降定蜀屢忠猷邵公厚
德鎮浮伯起清標絕俗李杜矢忠糾繆而內侍罷斥陳
竇協策討姦而黨錮見原孔明鞠躬輔主定鼎三分太
真奮義興師殄除二逆茂先博物如子產獨贊平吳茂
弘匡濟比夷吾中興東晉陶士行勤王室而清肅八州
謝安石攘符氏而寢制九錫王華殷景仁王曇首劉湛
四貴同時風力幹局致元嘉之盛豫章王嶷竟陵子良
兩藩作輔清貞厲俗絕馳競之聲蔡興宗智以自全徐

修仁誠能動主。崔浩多籌畧。精天文。廓清區夏。高允好文學。敦行義。任用材能。任城拾遺補闕。實濟險夷。鼓城送往事。居足參辰。斛律金。功高寵盛。每懷撥掖之戒。于思敬。績懋守謙。竟登二老之榮。段韶仗鉞擁旄。料爾朱宇文。討伐輒奏其功。高頴深謀竒畫。若蘓威。賀弼。文武各盡其用。房杜善謀善斷。樞輪並用。姚宋行權守正。弦韋相贊。文貞奏記。濟以仁義。宣公奏議。輒契事機。梁公取日虞淵。用東之而五王樹績。鄴侯回天。密勿薦李郭。而兩旬復清。張九齡。丰度剛方。崔祐甫。議論渾大。楊綰。素德清規。甫宣麻而人自化。裴度。立謨妙畧。兩調鼎而國愈安。郇公討劉闢。西平誅光泚。遂成破竹。吉甫

易諸鎮。德裕討魏博。竟殄輔車。顏清臣叱朱泚。竟殺身以成仁。鄭白仁討黃巢。即坎牲而誓衆。趙韓王剛毅果斷。首收藩鎮之權。曹濟王清廉畏謹。獨蒙伐蜀之賞。李文靖阻中宦。不予使相。更識丁謂之奸。呂惠正鎖內侍。即定皇儲。請全繼遷之母。文穆取人材。多夾袋所蓄。元獻待寒士。每尊酒相歡。沂公苞苴不行。正色而朝。端倚重。萊公樓臺無地。危從蹕而北。鹵旋輪韓稚圭調和。兩宮出則寒。西賊之胆。范文正爭廢郭后。進則先天下之憂。富文忠議二字契丹之庭。謀猷素定。歐文忠變五季文章之體。蹇諤尤多。文彦博望重量宏。而乃召子方。呂公著識敏守貞。而爭留猷可。司馬公正志積誠。盡罷新

法夸夏想聞其風采。范忠宣盡忠行恕。深戒朋黨。縉紳並服其和衷。李忠定志圖恢復。請立藩鎮之制。趙元鎮心無適莫。力排張公之讒。張浚念二帝北狩。不主和議。汝愚獨立嘉王。召用正人。杜清獻惡李鳴復黨權臣。而弗屑共事。崔正子因鄭清之開邊隙。而飄然見幾。虞允文承犒師之命。從權制勝。遂破金人。文天祥起勤王之師。盡心死節。不負宋室。耶律楚材內叅廟算。天澤伯顏外靖邊塵。廉希憲胸次包藏兵甲。姚公茂謀猷鞏固金湯。許衡以師道自負。折節力行。士民悉服其化。劉秉忠以天下爲任。披忠進諫。制度粲然一新。哈剌哈孫卧疾數日。密迎仁宗。而始誅奸黨。康里脫脫調和三宮。感悟

武宗。而靡有嫌隙。若而臣者。亦庶幾三代以下賢相乎。它如莽操謙恭。欺挾假安。漢而爲移鼎之謀。八王奸險。剪屠更傾晉。而召五胡之釁。林甫深思偃月。玄宗三子見殺。盧杞更易天常。德宗萬乘播遷。秦檜賣張浚。趙鼎而殺岳飛。似道私乞和。冒功而挑強敵。詩曰。莫赤非狐。莫黑非烏。其諸臣之謂乎。故爲國莫先擇相。擇相者。辨賢奸而已。鄧文潔公與育臣同籍。育臣曩與長嗣編纂全史。就文潔質之。因往謁青螺郭公。竟以活板梓成于長興。旋自吳興過南雍。文潔公復謂予曰。覩治亂而知宰相考宰相。而占善敗。若觀火然。其心冲爲。其守水蘖。氣定而不驚。功成而無跡。其象爲泰。爲謙。或以身爲市。

以利爲壑。險如山川。幻如鬼域。其象爲剝。爲否。君其揭而編次之。有臣唯唯。弗敢辭。是編肇自黃帝。六相至虞夏商周之際。并采列國執政。迺秦漢以暨勝國。斯全矣。夫匹夫善敗。尚不可誣。宰相安危。所係勸戒。斯存。事有當書。文求覈實。輒爲補次。不憚更繙。其間賢可爲表。不賢可爲鑒。典則足徵。未必無小補云。昭代相臣彬彬。國史具在。願異日揚權之。

文潔公第鄧以誥爲之序以書成文潔先卒故也

洪邁論漢唐諸相曰。前漢宰相四十五人。自蕭曹丙魏之外。如陳平王陵周勃灌嬰張蒼申屠嘉。以高帝故臣。陶青劉舍許昌薛澤莊青翟趙周。以功臣侯子孫竇嬰田蚡公孫賀劉屈氂。以宗戚。衛綰李蔡。以士伍。唯王陵

申屠嘉及周亞夫王商王嘉。有剛直之節。薛宣翟方進。有材。其餘皆容身保位。無所建明。至于御史大夫。未有如名爲亞相。尤錄錄不足數。劉向所謂御史大夫。未有如兒寬者。蓋以餘人可稱者少也。若唐宰相三百餘人。自房杜姚宋之外。如魏徵王珪褚遂良狄仁傑魏忠賢韓休張九齡楊綰崔祐甫陸贄杜黃裳裴洎李絳李藩裴度崔羣韋處厚李德裕鄭畋。皆爲一時名宰。考其行事。非漢諸人可比也。

又論唐計相曰。唐自貞觀定制。以省臺寺監理天下之務。官修其方。未之或改。明皇因時極盛。好大喜功。于財利之事尤切。故宇文融韋堅楊玢王鉷。皆以聚斂刻剝。

進然其職不出戶部也。揚國忠得志，乃以御史大夫判度支，權知太府卿及兩京司農太府出納。是時猶未立判使之名也。肅宗以後，兵興費廣，第五琦、劉晏始以戶部侍郎判諸使，因之拜相。于是鹽鐵有使，度支有判。元琇、班宏、裴延齡、李巽之徒踵相躡，遂浸浸以它官主之。權任益重，憲宗季年，皇甫鏗由判度支，程異由衛尉卿，鹽鐵使並命為相。公論沸騰，不卹也。逮于宣宗，率由此途。大用馬植、裴休、夏侯孜以鹽鐵，盧商、崔元武、周墀、崔龜從、蕭鄴、劉瑑以度支。魏扶、魏謩、崔謹由蔣伸以戶部。自是計相不可勝書矣。惟裴度判度支，上言調兵食非宰相事，請以歸有司，其識量宏正，不可同日語也。

又論漢相曰：漢初諸將所領官多為丞相，如韓信初拜大將軍，後為左丞相，擊魏；又拜相國，擊齊。周勃以將軍遷太尉，後以相國代樊噲擊燕；樊噲以將軍攻韓，王信遷為左丞相，以相國擊燕；酈商為將軍，以右丞相擊陳豨，以丞相擊黥布；尹恢以右丞相備守淮陽，陳涓以丞相定齊地。然百官公卿表皆不載，蓋蕭何已居相位，諸人者未嘗在朝廷，特使假其名以為重耳。後世使相之官本諸此也。

金陵人物志六卷

明

陳鎬

著顧起元客座贅語曰盛仲文貢士

家有陳中丞人物志抄本余從其子敏耕伯年文學得之仲文手題其首簡云陳中丞爲此書歷有歲時脫稿沒後歸羅太守余妻姑文司馬憲副屢借之不得最後於陳中丞子求得草本錄之余又借司馬家本錄二冊寄玉泉師於豫章昨玉泉師以母夫人制家居余又復借錄本抄之以藏於家於以見里中故物恐倉卒中難得爾何時有力正其譌誤并金陵世紀刊之以傳布四方邪嘉靖壬子仲冬十六日題於鷓息館中時寒雨彌旬落葉堆堦上自以研承簷溜書之雲浦居士盛時泰

仲交甫。據此去今萬歷乙卯六十四年矣。伯年示余此書在乙未丙申間亦二十餘年。伯年下世。又復屢易歲華矣。此志恐世鮮傳本。偶檢筭得之。於伯年有人琴之感。因掇而筆之。

鑒古韻語一卷

松志又有集古像贊無卷數明史載歷代聖賢像贊六卷

明華亭孫承恩負甫著。嘉靖五年編脩孫承恩以先奉勅命儒臣摘取尚書中善惡事編成韻語以為法。因取唐虞至宋元人君事跡可為法戒者。彙括成詩六十首以獻。上嘉納之。賜名鑒古韻語。

此段殆出明實錄。陸翼王本不載所出。松江府志引實錄云。嘗奏進歷代帝王詩贊。賜名鑒古韻語。事亦畧同。明史史傳記類只載歷代聖賢像贊六卷。當別是一書。今姑附此。

百越先賢志四卷

明高明歐大任

著序曰粵越一也禹貢周職方揚

州外境五嶺至于海盡越之南裔始禹周行天下還越會計諸侯少康封廢子無餘於禹稽以奉禹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無餘後二十餘世至允常子句踐竟滅吳稱王徙都瑯琊雄方國矣句踐六世至王無疆伐楚楚熊商敗之無疆去瑯琊五東武越遂散諸子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臣服於楚謂之百越蓋揚州分野會稽以南星紀鷄尾實負南海羸秦滅楚王翦畧取揚越漸為三郡曰南海曰桂林曰象尉佗子孫歸漢合浦蒼梧鬱林交趾九真兼儋耳珠崖郡而九矣今自

南越北屈姑胥。盡會稽之境。故夫越也。東自無諸都東
冶至漳泉。故閩越也。東海王搖都于永嘉。故甌越也。譯
吁宋舊壤。湘灘而南。故西越也。牂柯西下。邕容綏建。故
駱越也。漢人謂越近海。多犀角玳瑁珠璣銀銅果布之
湊。豈但然乎。陽德之盛。鍾為人文。衣冠禮樂。不於唐虞
聲教暨南交始耶。余聞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
有大功德於民哉。夫句踐在春秋。書於越。入吳。夷之也。
其時越之人。蓋有為苦身戮力。深謀秘計。以報羈棲之
恥。號令中國而尊周室者。即秦漢以來。騶氏之為無諸
為搖。趙氏之為佗。為光。越人左右毗贊之者不少。至劉
氏東西二京。功業文章之臣。出于越之南北七八千里。

薄海至交州益多矣。於是綜史牒。搜遺佚。自周迄漢。百
二十人。荒渺遼邈。大賢小賢。故備錄焉。章武黃初。下逮
唐宋。別為紀載。不揣漏畧。此則志百越先賢云。

續高士傳十卷

明吳郡皇甫孝子安輯其弟濂叙曰元晏先生採八代之高士自陶唐以至於魏凡九十餘人列為高士傳以表其高讓之道邈王政之崇衰信厲濁激貪之良鑑也予兄子安方弱冠之年即與長公緬懷往哲思蹈前矩乃由晉及宋舉九十九人足以備高士之流者掇其遺文緝為十卷名續高士傳以示素風之不亡且曰慕前志之有徵而非託諸空言也夫元晏先生沉冥典籍不交榮利絕遠偃倭執掌之禮嘗辭泰始景元之辟不及國寵竟以不事終焉子安少負其操晚效一官於時亦竟淪落不顯謂遺物之情殷而溷俗之容寡非乎夫欲

與世推移而未能揚其流波濡迹當代志可悲矣若夫
依隱於道長傲於吏道不忤於三黜嬰無累於始終則
於斯編亦未可謂託諸空言已也故合二傳而刻之俾
流於世庶幾潔行之流無間於異代而達人之識不殊
於先後也

弟沆亦有序甚佳

掾曹名臣錄一卷

明南陽王鴻儒著序曰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愚
謂自聖賢以至於凡庶其德遠矣自割股以至勃磳其
行遠矣自讓國以至攫金其事遠矣由初而言善惡之
間不能以髮而其終之遠乃如是焉獨不為習所移爾
習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能免者而況於中材乎此
為人上所以有教也正德癸酉予承乏南京戶部侍郎
抵任未幾大司徒胡公卽有乞身之請累月在告予驟
攝印章而治財賦陰觀諸司掾吏有知琴書可教誨者
因錄我朝名士出於掾曹至顯宦者數人為一卷以示
皆有勃然興起之色乃知人性果不相遠一脫故習至

君子不難矣。有教無類。不其然乎。昔元好問曰。自風俗之壞。上之人以徒隸遇佐史。甚者先以機詐待之。廉恥之節廢。苟且之心生。頑鈍之習成。實坐於此。而佐史亦以徒隸自居。身辱而不辭。名敗而不悔。甚矣人之不自重也。吁。遇之以徒隸。待之以機詐。我固不可以自省。若自暴自棄而不自重。爾曹豈可以不戒乎。所錄自劉侍郎敏而下。凡十三人。續有得焉。則載於後。正德九年歲在甲戌。夏六月。望日。王凝齋序。

文弢案此書但紀明代由掾史起家者。明史入於紀歷代人物中。非也。

掾曹名臣錄一卷

明正德間南京戶部侍郎王凝齋鴻儒著序曰。正德癸酉。予承乏南京戶部侍郎。抵任未幾。大司徒胡公即有乞身之請。累月在告。予驟攝印章。而治財賦。陰觀諸司掾吏。有知琴書可教誨者。因錄我朝名士。出于掾曹。至顯官者。數人爲一卷。以示皆有勃然興起之色。乃知人性果不相遠。一脫故習。至君子不難矣。有教無類。不其然乎。昔元好問曰。自風俗之壞。上之人以徒隸遇佐史。甚者先以機詐待之。廉恥之節廢。苟且之心生。頑鈍之習成。實坐於此。而佐史亦以徒隸自居。身辱而不辭。名敗而不悔。甚矣人之不自重也。吁。遇之以徒隸。待之以

機詐我固不可以不自省。若自暴自棄而不自重。爾曹豈可以不戒乎。所錄自劉侍郎敏而下。凡十三人。續有得焉。則載于後。正德九年甲戌。

掾曹名臣爵里。劉敏。河間肅寧縣人。為刑部侍郎。李友直。保定清苑人。為工部尚書。徐晞。常州江陰人。為兵部尚書。楊時習。江西人。為交趾按察使。况鍾。靖安人。為蘇州府知府。平思忠。吳江人。為陝西參政。胡鼎。福州候官人。官七品階從仕郎。王堂。紹興諸暨人。贈翰林院脩撰。曾仍。福建莆田人。官小鹿巡檢。劉本道。常州江陰人。進戶部右侍郎。王愷。太平當塗人。為當塗縣男。覃安仁。鳳陽人。為工部尚書。李質。

其先開封祥符人。為刑部尚書。右共一十三人。

掾史芳規

序曰東西漢時賢豪長者未嘗不任郡縣傳稱自曹掾書吏亭長門幹游徼嗇夫盡書生學士為之以故公孫弘於定國趙廣漢薛宣張湯之徒皆起自郡縣吏至尹翁歸王尊路溫舒尤獄小吏云夫趙張何杜精核強銳猶不脫吏胥氣習乃公孫之儒雅渤海之節操少卿之長厚子兄之廉潔不嫌以吏途發身則知兩漢吏與儒未嘗分也晉以都令史視奉朝請至唐張元素伏伽皆為刑部令史宋初檢正都丞等官以十人吏胥雜充之可見儒術吏治並重於世不獨兩漢然矣明初三途並用如徐晞萬祺為名侍郎況鍾黃子威熊尚初為名知

府並垂史冊炳朗千載其餘官部曹有聲者不可勝紀
成化以還保薦之途一廢而吏胥輩始絕清朝榮秩之
望矣余聞之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又曰凡人居官作吏能守得一個清字便是七分人了
今之稱都吏令史諸曹掾雖出身異途悒志科目然自
郡邑倘慨然以希文做秀才時意氣自負其藉此陟巍
科登上第則賢闕固儲材顛俊之階梯不然者即曳組
鵷班分符郡邑當官而行各遂所志斷非庸瑣燕僻之
夫所能辨而今日執事部院不啻檻駒籠鷹則記所謂
學古入官知類通達以期大成者諸生乃不能旦夕俟
耶今日出入憲部之廷揖遜縉紳之列暇則二三同志

商榷古今討論律令居恒燕居默坐取安定先生經義
治事二齋條約自誠正修齊及兵農水利諸科靡不完
駁以為他日潛心作用踏脚根底此便是生平實受用
得力處夫帶經而鋤身為都養卒業大學者彼何苦而
不自暇逸若是興念及此共懷永圖即不敢望漢朝國
初諸公遭時遇主峻秩崇階度越流品其於誦法功令
勤服官箴自不以歷事為畏途縱恣為樂境矣勗之哉
若夫班程曠假收歷起送諸項具載臺規部制例中又
何喙焉

輔按此明人所作不知誰氏當考

古今長者錄八卷

明秣陵丁蓮侶明登原本易堂彭士望躬菴評閱本

朝寧都曾洲瀛一重刊序曰乾隆壬戌冬族叔鉞緘授予古今長者錄一冊云得於市肆中乃易堂彭躬菴先生評閱者卷首有鄂州先生原叙而書不傳此編則溫陵黃文焯先生所補輯秣陵丁明登先生訂刻之輯刻歲月俱無可考閱是書約而要簡而詳前賢言行燦若列眉展卷玩味深愜予懷夫殘苛非居心之道忠厚乃涉世之基是編所載合人情通物理本寬容和平之量挽險詐澆薄之風化莠頑而歸善良誠士大夫之龜鑑也昔先君子訓予兄弟曰讀書所以經世若宅心不正

大人情不通透。雖宵藏萬卷。無裨世用。祇書麓耳。尚書云。必有忍。其有濟。有容德乃大。爾其識之。余凜凜佩服。不敢忘。迨後赴公車。歷南北。世情甘苦。備嘗數十年。碌碌無所建立。深以不克負荷爲憾。茲繹是編。內足爲克治之方。外可資經綸之用。與先君子所以訓余者。若符契焉。又不啻冰霜之感矣。爰付剞劂。并筆疇讀書簡要二冊。彙成一帙。以公同好。不敢私爲枕中秘也。乾隆八年孟冬月。

宋羅鄂州願元序曰。始願幼時。暮從諸兄。退自學。先君取後漢書。指馬援所以戒兄子者。使誦之。益取卓茂劉寬等傳。畧爲解其指意。歸輒習誦。使夙知世有退讓長

者之行。涉事以來。備更險易。雖或加己以橫逆。直自不屑者。以先訓著於心。趣舍素定。故也。竊惟長者之名。不顯於前世。獨詳於戰國秦漢之間。起於世衰道微。時論迫隘。相與角長短。較險易。各務近其所欲。而推遠其所惡。無復忠厚純固之氣象。其有識之士。秉心不競。又深知天下之理。毀譽之無定說。而非一時口舌之所伸。利害之無定端。而趨利者未必得。避害者不必遽免。是以己之所安。人或睨之。則釋去而不辭。加以衆人所惡。事之曖昧者。則亦悠然處之。而不屑。合於論語之犯而不校。禮之不報無道。書之斷斷無他技。而有容者。譬之有人。年長。涉事。處於衆。楫之間。過而見陵。則亦畜之。而

已耳。必不與之屑屑。是雖非明君嚴父之所以教督成
就人者。要非衆穉之所能蓋。超然有爲人長之道。故命
之曰長者。昔者漢武帝初立。首問天下長者。而叔引孟
舒。其後張釋之亦稱絳侯東陽侯張相如之爲人。以止
嗇夫之遷。東陽以太子傅免。選可爲傅者。則用萬石君
比景帝置相。亦以魏其爲沾沾自喜。而用建陵侯綰。當
是時。人厭秦俗之薄。相與勉爲渾厚。而文帝尤長者。以
此倡之。一時朝廷內外持論皆如此。其流至於孝景。數
十年間。人人自重。恥言人過。禮讓興而刑罰省。孰謂長
者之論無益於人之國邪。故因先世所訓者爲資。益擴
取前世所爲若此者。總之爲若干卷。命曰古今長者錄。

詳夫古人之如此。非有意於聞也。特其秉心不競。以世
俗爲不可告語。寧以其身少忍而容之。幸而其事適著。
則爲人所稱歎。不幸而事不白於當世。則亦已矣。然要
之天下之事。捐利以與人者。利旣去而名歸之。受惡而
不辭者。毀譽久而公論出焉。是以昔之長者。每務假
人而常都天下之顯號。然其本心。非有徼於此而爲也。
如使其人可以告語。不待己之推利引惡。雖在我無獲
長者之名。而可使彼不陷於不義。則昔之人尤樂爲之。
顧其勢有不能爾。夫長者之道。其失使人無所懲。予又
懼夫或者不務原昔人之心。特樂其名而襲其迹。姑務
以德報怨。引惡自予。躬自厚。而使夫人者。或無地以自

處此非天下之通道且非願之所謂也故極其說使覽者擇焉

明黃文焯曰尼山氏之生也去古未遠然當其時史闕文馬借人之風既亡則長者漸微可知春秋以來道闕世世喪道樸散厚雕日蝕日偷以迄於今使夫子見之川上之歎又當何如所賴者砥流坊堤有一二遺直存焉予生也晚每思舉一二遺直效古者示民不偷之意而未得發端語一日從友人處讀羅應菴集中載鄂州先生思復長者風書則古人實獲我心久矣幸序言具存全錄於此愚讀是序雍然藹然真長者言也欲求其書則應菴云書已不傳於世矣爲之遠想慨然因再理

前語徵文考獻得三代以降古今長者凡若干人名之曰補思復長者風取東哲補亡之意也鄂州先生亦姓羅遺其名應菴諱鶴皆泰和人與楊文貞公同時二先生行事不著然吾因其緒言又得國初二長者

文弢案此書當爲黃文焯所輯而明史但題丁明登之名此書卷前亦題丁蓮侶明登原本蓮侶若是其字不應與彭之先名後字者互異應再考書中王弘乃劉宋時人誤入趙宋或當是附註耳

逸民史二十二卷

明徵君華亭陳繼儒仲醇輯太倉王衡序畧曰昔阮孝緒著高隱傳分三品以名氏勿傳者為上始終不耗者為次栖心塵外者為又次而予論逸民微不同先藏用次藏名又次乃藏身蓋孝緒品隱而余品逸故也仲醇之志逸民也寧詳毋簡寧仍故文勿參以筆削其取諸全史本傳若干卷旁采諸郡邑志若干卷傷元史傳隱逸勿詳也作隱逸補又若干卷而山林倫物之美至是始觀大全余與仲醇少同業長同志當追趨逐嗜時意有不可輒相顧擲筆而嘆曰青山白雲知我心者未數年而仲醇隱于干將山又十五年而余始以史局乞歸

養稱吏隱。雖然，逸民之為逸也。我知之矣。余與仲醇同乎異乎。請以後俟後之傳逸民者。

元史隱逸補二卷

即逸民史之二十一二十二卷

明徵士華亭麋公先生陳繼儒仲醇撰。自序曰：昔陳郡袁淑集古來無名高士以為真隱傳，而皇甫謐不廢名。然所撰僅七十二人，人各一傳，傳各數行而止矣。余念其風軌可懷，而文采差秘，悉取二十一史之長篇旁臘孝義文學方伎之具，隱德者哀為陳氏逸民史。既成二十卷，卷中惟元史隱逸傳寥寥若而人，蓋作者之言也。古之君子負經世之術，度時不可為，故高蹈以全其志。

如杜瑛遺執政書，張時立居官之政，非苟為隱者也。史臣義取濟時，要于表見其所長，是故負岩穴竇之賓，編草茹芝之叟，若戒若沒，收采闕如。至于感憤用壯，忠義類獨，或仕宋而隱于元，或仕元而隱于明，此與殷頑民，晉處士何遠亦徃徃畧而不書。元史宋文憲公瀛王忠文公禕所作也。二公奉詔摠脩，凡天下有關史事者，下郡國長吏博加訪輯，悉送館局。此時吏非知書，以致龐雜淆亂，其它多人動至千數，皆溢浮而乖實，而少者至不能一二取徵，則隱逸是也。且元當宋之尾，明之首，其間弓旌輪轍之跡寂然，而鼓鞞劍戟攘攘宇宙，一切哲人逸士，指冥鴻以高騫，控白駒而不返，達者棄生產，耽

圖史其耿耿者甚則吹笛痛哭于空山之巔脫蓀湛溺于清淵之底世不復物色之而亦不復自名其何如人噫可悲已幸而不泯者賴有郡牒墓版與裨官諸家言在余是以搜討傳誌不忍筆削其文悉為網羅曰元史隱逸補夫上卿徹侯之勲勃犧尊而繪麟閣走象譯而播雞林即有不耀門人子孫猶能請之旂常或輦金輿壁以質之當代巨麗之乎若山槁澤癯舍史而外誰與賁松蘿之色和鸞鶴之鳴者哉或曰諸隱非噉名者而子補之史無乃非其意歟嗟乎隱士如寒燒草灰而根存亦復如夜書燭滅而字在余輯隱逸補為諸君子一尋燒痕字跡而已若其獎退抑競振廉起頑世代非逝流

音尚徽觀者或有取于斯焉

○蘇長公外紀十二卷

明上海璩之璞君瑕著松江府志曰楷法妍雅善畫山水亦畫翎毛及水墨花竹筆致矜貴蕭然清遠精于摹印在吳門文氏伯仲間人品高潔不趨榮利士論多之

宋四家外紀四十九卷

明史載璩之璞蘇長公外紀十二卷徐勣蔡端明別紀十卷范明泰米襄陽志林十三卷

蘇東坡軼十五卷蔡福州襄十卷黃豫章庭堅十二卷米襄陽芾十二卷共四十九卷

武林王道焜序曰四家之集折軸充棟弇州且謂蘇公之奇不盡於集乃別彙小言逸事年譜傳誌與諸家之評騭紀述瑣屑為外紀擬諸義慶新語當時米紀續自范長康手而黃魯直蔡君謨則又吾友陳魯直氏近始補輯以備王范所未逮者按紀蘇若禪那若調謔黃若清言若雅笑米若癡絕若潔癖蔡若茶品若藝譚其旨淺其情深其語少其致多不必驟公等立朝大節侃侃風裁而即此跌宕文史品題翰墨曠代風流於是焉在

王世貞序蘇東坡外紀曰今天下以四姓目文章獨蘇公之作最為便爽而其所撰論策之類於時為最近故操觚之士鮮不習蘇公文者而雌黃之類於公不能無少挫然使天下而有能畫四氏集者萬不得一也蘇公才甚高蓄甚博而出之甚達而又甚易凡三氏之奇畫於集而蘇公之奇不盡於集故夫天下而又盡蘇公奇者億且不得一也公之所不盡韻而詞則溫韋讓壯舌而諧謔則侯白遜雅筆而簡牘題署則黃豫章遜雋遊戲而為法書則顏平原李北海之難弟為古木竹石則文洋州之畏友逃而之佛則裴相國楊學士之禪那以是律三君子有一乎否也當蘇公之生存雖荒州下邑

兒童婦女莫不欲一識其面而其言之傳蓋北幽朔而東三韓西達羌戎南過雞林馬人之界而其禁絕之者乃在廣廈細旃之上其惡漸移而為好學士大夫至於今慕說之不衰雖然問其所以能畫公者則自論策之外無幾也當吾之少壯時與于鱗習為古文辭其於四家殊不能相入晚而稍安之毋論蘇公文即其詩最號為雅變雜揉者雖不能為吾式而亦足為吾用其感赴節義聰明之所溢散而為風調才伎於予心時有當焉以故取公年譜及傳誌畧存之而復叢公之小言與諸家之評騭紀述瑣屑亦一一附錄而名之曰東坡外紀陳之伸序蔡福州外紀曰北宋時墨池稱飛將者數十

家而樹幟中原。蘇黃而外未易一二屈指。則無若蔡學士君謨。蓋君謨所摹右軍諸帖。骨肉具備。而品藻家云。秀麗軼顏。敷腴漂柳。然則君謨獨揮翰著手。四賢一不肖。詩都人繕寫紙為之貴。而朝廷一切簡除。暨所建立。有不當者。封還之。甚而溫成之寵。帝為製碑。弗屑希旨。取容。又請罷其監護園陵之吏。設在元豐間。構讒媒。釁詎。不以此抵深文。中竒法。如蘇黃之瀕危以死。恩深漢帝。不遣長沙。則何也。時固有利不利也。緣輯外紀。弁諸簡端。以見公立朝大節。磊砢英多。殆不欲以書法擅也。

仙遊徐渤編次鹽城陳之伸訂補

陳之伸序黃豫章外紀曰。熙寧間。瓌姿輩出。而山谷氏以越宕之韻。方駕眉山。世號蘇黃。今其文章散佚。不槩見。而業舉子者。目未縱覽。其大全鉛槧先資。存乎見少。元美言子瞻之竒。不盡於論策。然則論概策畧。足以盡山谷乎哉。且獨念先生異材驚世。身竄炎荒。意味蕭然。軒臥自若。雖顛頓百端。等諸虛舟飄瓦。至其指奸斥佞。論辨如虎。推勘如老吏。曾不少隱。晚年位益絀。名益超。即蘇公為侍從。舉以自代。亦曰孝友之行。追配古人。朱子讀東都事畧。稱黃公好處。不盡載。而或云文傷元氣。直如其詩。或云詩及婢媵。而性類於禪。亦戔戔乎知山谷矣。余輯公逸事。及散布諸家之小言。佐以年譜傳誌。日鈔而節取之。非直配眉山外紀。抑以見蘇黃之方駕。

洵不誣也。

陳繼儒序米襄陽外紀志林曰予讀陸友仁米顛遺事恨其故實未備嘗發意排纘江東好古收藏之家所遇襄陽書畫小有題識者輒手錄之而范長康多讀異書蒐討米事尤醜類而詳因題曰外紀志林請予敘予惟古今雋人多矣惟米氏以顛著要之顛不虛得大要浩然之氣全耳後人喜通脫而憚檢括沾沾藉米氏為口實夫米公之顛談何容易公書初摹二王晚入顏平原擲斤置削而後變化出焉其雲山一一以董巨為師詩文不多見顧崖絕魁壘有深往者而公之顛始不俗兩蘇黃豫章秦淮海薛河東德麟龍眠劉涇王晉卿之徒皆變而樂

與之遊相與跌宕文史品題翰墨而公之顛始不孤所居有寶晉淨名海岳自王謝顧陸真蹟以至摩詰玉躩金題幾埒祕府而公之顛始不寒陪祀太廟洗去祭服藻火以至褫職然潔疾水淫性不能忍而公之顛始不穢冠帶衣襦起居語默畧以意行絕不用世法而公之顛始不落近代奉勅寫黃庭寫御屏奮毫振袖酣呌淋漓天子為卷簾動色撤賜酒果文具甚則跪請御前研以歸而公之顛始不屈挫寄人尺牘寫至蒂拜則必整襟拜而書之而公之顛始不詐嗚呼米顛曠代一人而已求諸今古張長史得其怪倪元鎮得其潔敷文學士與高尚書得其筆滑稽談笑遊戲殿廷東方朔李白得

其豪故曰米公之顛談何容易公歿於淮陽軍先一月
盡焚其半生書畫預置一棺焚香清坐其中及期舉拂
合掌而逝吾視其胸中直落落無一物者其聖門所謂
古之狂歟洙泗之時楚狂在接輿濂洛之時楚狂在芾
其顛可及也其浩然之氣不可及也

孝友傳二十四卷

明武林郭凝之黎眉輯吳太沖默置序畧曰黎眉尊公
蝶棚先生者德碩學人倫冠冕克追其先有道之遺烈
惟以孝友倡其鄉人人亦不言而喻當世名流蒞茲土
者恆矜式之先生性不好名亦不言隱每喜與愚父子
作切近語謂家庭至性人生當盡之事無以過人今歿
少久而追思者不衰蓋先生之孝友即黎眉之箕裘也
世衰道微人以聲利爲學不復知有根本之業設古人
生於今當不知如何惶駭凡屬有心安得晏然而已故
著書一事非儒者所急務獨著有用之書爲人倫樹軌
聖賢立心者此亦至心賞慕者所不能但已者也於是

黎眉子繹其先德。有孝友傳二十四卷。皇明孝友傳八卷。將行於世。孝經論語善於詮性。此書真善於詮孝經論語。愚竊謂此書直可統括二十一史。務切近者。當不以爲妄言。近日吾友江邦玉畱心砥世。有孝經集刻。誤屬吾序。吾謝不敢。以聖人之書。非後世末學所得謬贅。若吾輩有心於聖學。追芳躅而勵獨行。則直將呼昔人而質之。若聞其聲。若見其形。易地設心。斷然不疑者矣。文弢案皇明孝友傳八卷。其書未見明史。亦止載此二十四卷者而已。

忠節備遺錄

明松郡雪泉沈富二著

東游錄 備遺錄

明布政使雲間止軒夏寅正夫著

名臣琬琰錄 先哲金石錄 近代人物志 松志備遺 上海紀變

明太學生雲間紫岡董宜陽子元著

幽貞錄一卷

明禮部侍郎雲間幼海董傳策原漢著

明殷遺錄

明工部郎中雲間青原張烈明建著

琬琰錄

史歲

琬琰錄有王世貞序已見前

明僉都御史松郡朋石楊豫孫幼殷著

另見

明事林廣記

明雲間曉麓張誼履道著

名臣事略十五卷

元蘇天爵撰天爵字伯脩真定人官浙江行省參知政事所紀名臣凡四十七人

寓園雜記上下二卷

明史作寓圃雜記十卷

明長洲王錡著所紀多正統景泰間及三吳事

病逸漫記一卷

明睦錢昂儀撰所記多國初至景泰天順年間事

關中名勝集

明崑山文懿先生木齋殷奎孝章著

吳興掌故集

明史十七卷

明奉化知縣雲間貞憲先生徐獻忠著

詳另見

淞故述

明臨江同知雲間楊樞運之著

郡志摘一卷

明刑部主事雲間鴻洲徐三重伯同著

雲間志畧二十四卷 志餘

明紹興推官雲間何三畏士抑著

郡乘補

明荊州通判芝亭曹蕃价人著

孔顏世系譜 明史二卷

明初崑山盧熊公武著 另詳

三古姓系彙譜

明都御史嘉定孫元化初陽著

書白虎通校本後

朱型家

白虎通一書世久無善本今得南蘭陵莊氏所定其書
分爲四卷又將四十四篇各分細目爲三百六篇加之
攷證冠于卷首其每篇取凡經史事類所見者校以今
本訛者正之脫者補之互異者分注于各條之下又於
今本外廣郊祀等五門及微文碎義凡篇內所遺脫者
不知文義所屬附錄舊題之下合爲闕文一卷其攷訂
之功抑已勤矣抱經盧丈取其本重加訂正余友周君
耕崖亦復手校是書附以辨證雖未敢卽信爲完書然
勝俗本遠甚庚子夏日吳君葵里從鮑氏知不足齋假
歸倩善書者傳鈔一冊囑余讎校余又出舊藏明刊本

勘以莊本訂訛補缺悉遵其筆削而原注及盧丈周君之說俱采錄於眉端復以予所見之他書校之亦刺取數條附錄於下以備參攷若莊本目錄及攷證別爲鈔綴都爲一卷惜所云闕文一卷猶未之見今抱經又出山待詔金馬門會講於石渠虎觀矣無從叩質竢異日南旋願因吳君敬請益焉

吳葛府君碑跋

孫星衍

右碑在句容縣治西北五里梅家邊土人呼爲石碑岡碑圭形有穿文云吳故衡陽郡太守葛府君之碑正書三行行四字字徑三寸碑用粗沙石黃色正如天璽刻其幸不爲後人取作碑材竟以此也按陳壽吳志太平二年以長沙西部爲衡陽郡知爲三國時刻無疑縣志人物部有葛祚字亢先爲衡陽太守郡境有大槎橫水爲妖百姓爲之立廟槎浮則傷行旅船祚將具斤斧伐之其夜移去衡陽人美之爲祚立碑頌德其事必有所本俗間作志俱不載所出之書可恨也志于冢墓部稱葛府君墓在縣治西七里有碑及石門今廢又稱衡陽

郡太守葛祚墓在縣治西北五里不知是一蓋襲舊說而未考也又載唐時冢墓之後譌舛甚矣墓實在城西北舊云五里三里者以縣署及縣城計數之異予于乾隆五十年上巳後一日同朱筠谷訪得之前代金石諸家俱未著錄急宜白諸世亦使後人無忘朱君與予好古之力也

唐大歷鐘跋

右鐘故在茅山玉晨觀不知何時移至城南關帝廟也文云維唐大歷十四年歲己未九月戊辰朔十五日壬午潤州金壇縣諸里村將仕郎前宣州溧水縣尉賀裕等六十餘戶共鑄洪鐘一口用銅一百七十斤永充供

養凡九行又一行云行者徐恬又一行云茅山紫陽觀靈寶院又一行云大匠周廉右轉又有文云崇寧甲申中元日奉旨改玉晨觀以崇寧萬壽為額住持黃澄凡三行俱正書蓋此鐘唐時所鑄宋又刻崇寧款識于上也其大歷款識已將摩滅諦視之猶隱隱可辨如此云

唐張孝子祠殘碑跋

右石在城南張孝子祠孝子名常洧唐時旌其廬墓之行多有碑銘此碑既殘文亦不載于縣志其可辨者云
□墓三載又云假戾者為之恭恪悖慢者為□□□又云□親愛以順交朋友以信又云乃□貞石末行云朝□郎行句容縣令呂倕奉義郎行丞

缺下

碑側一行云句

